魏書 十四

列傳

李周江刘耿王殷張晁　鄭李隅睚

脩浩式助玄早紹淵崇術冀脩謐亮奔逸士

高張刘楊兕崔孫張房刘封　蔣崔王徐

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氏烈女游少或顯謇

徐鄭侯趙茹趙王寇王　魯姚李刘孟耿

紘徽剛邕皓脩興猛虡恩倖氏氏氏氏氏氏氏

秦李王符王抱張劇張猕趙王段侃宫

松堅質承祖遇嶷祐鵬之小黑瑤霸洛齊愛閹官

刘封平孟王成楊賈刘白

逸津季鸞温軌範粲騰整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67
14

文庫11
D 267
14

48-11139

010190558610

列傳逸士第七十八

眭夸

馮亮

李謐

鄭脩

益兼濟獨善顯晦之殊其事不同由來久矣昔夷齊獲全於周武華裔不容於太公何哉求其心者許以激貪之用督其迹者以爲東敎之風而肥遁不反代有人矣夷情得喪忘懷累有比夫邁德弘道匡俗庇民可得而小不可得而忽也自叔世澆淳風殆盡雖刀之末競入成羣而能冥心物表介然離俗望古獨適求友千齡亦異人矣何必御霞乘雲而追日月窮極天地始爲超遠哉今

錄旺參等爲逸士傳

旺參一名昶趙郡高邑人也祖遵晉東海王越軍諮祭酒後沒石勒爲徐州刺史父邃字懷道慕容寶中書令參少有大度不拘小節恥志書傳未曾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年三十遭父喪鬢髮致白每一悲哭聞者爲之流涕弟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同郡李順願與之交參拒而不許邦國少長莫不憚之少與崔浩爲莫逆之交浩爲司徒奏徵爲其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延留數日惟飲酒談叙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其見敬憚如此浩後遂投詔書於參懷亦不開口參曰桃簡卿已爲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於此將別桃簡浩小名也浩慮參即還時乘一騾更無兼騎浩乃以參騾內之廐中冀相維繫參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爲御車乃得出關浩知而歎曰旺參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其人仗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時朝法甚峻參既私還將有私歸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無坐經年送參本騾兼遺以所乘馬爲書謝之參更不受其騾馬亦不復書及浩誅爲之素服受鄉人弔唁經一時乃止歎曰崔公既死誰能更容旺參遂作朋友篇辭義爲時人所稱婦父鉅鹿魏攀當時名達之士未嘗備壻之禮情同朋好或人謂參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仕子何獨在桑榆乎遂者知命論以釋之年七十五卒葬日赴會者如市無子

馮亮字靈通南陽人蕭衍平北將軍察道恭之甥也少博覽諸書又篤好佛理隨道恭至義陽會中山王英平義陽而獲馮英素聞其名以禮待接亮性清淨至洛隱居嵩高感英之德以時展勤及英亡亮奔赴盡其哀慟世宗嘗召以爲羽林監領中書舍人將令

待講十地諸經固辭不拜又欲使衣幘入見亮苦求以幅巾就朝
遂不彊逼還山數年與僧徒禮誦爲業蔬食飲水有終焉之志會
遊人王敞事發連山中沙門而亮被執赴尚書省十餘日詔特免
雪亮不敢還山遂寓居昌明寺敕給衣食及其從者數人後思其
舊居復還山室亮既雅愛山水又兼巧思結架叢林甚得栖遊之
適頗以此聞世祖給其工力令與沙門統僧遷河南尹甄琛等周
視崧高形勝之處遂造閒居佛寺林泉既奇營製又美曲盡山居
之妙亮時出京師延昌二年冬因遇篤疾世宗敕以馬輿迎令還
山居崧高道場寺數日而辛詔贈帛二百匹以供凶事遺誡兄子
綜斂以衣幘左手持板右手執孝經一卷置尸牀石上去人數里
外積十餘日乃焚於山以灰燼處起佛塔經藏初亮以盛冬喪時
連日驟雪窮山荒澗鳥獸儻窮僵尸山野無所防護時壽春道人
惠需每旦往看其屍拂去塵霰禽蟲之迹交橫左右而初無侵毀
衣服如本惟風吹幘巾又以亮識舊南方法師信大栗十枚言期
之將來十地果報開亮手以置把中經宿乃爲蟲鳥盜食皮殼在
地而亦不傷肌體焚燎之日有素霧翁鬱迴繞其傍自地屬天彌
朝不絕山中道俗營助者百餘人莫不異焉

李謐字永和涿郡人相州刺史安世之子少好學博通諸經周覽
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故謐請業同門生爲之
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嘗在明經謐以公子傲岸著作郎辭以
授弟郁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二辟並不就性以琴書爲業有
絕世之心覽考工記大戴禮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
制度論曰余謂論事辨物當取正於經典之真文援證定疑必有
驗於周孔之遺訓然後可以稱準的矣今禮文殘缺聖言靡存明

堂之制誰使正之是以後人紛紛競興異論五九之說各信其習是非無準得失相半故歷代紛紜靡所取正乃使裴頠云今羣儒紛糾互相掎摭就令其象可得而圖其所以居用之禮莫能通也爲設虛器耳況漢氏所作四維之介復不能令各處其辰愚以爲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爲殿屋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斯豈不以羣儒舛互並乖其實據義求衷莫適可從哉但恨典文殘滅求之靡據而已矣乃復遂去室牖諸制施之於敎未知其所隆政求之於情未可喻其所以必須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余以爲隆政必須其禮豈彼一羊哉推此而論則聖人之於禮殷勤而重之裴頠之於禮任意而忽之是則頠賢於仲尼矣以斯觀之裴氏之子以不達而失禮之旨也余竊不自量頗有鄙意據理尋義以求其眞責

合雅喪不苟偏信乃藉之以禮傳考之以訓汪博採先賢之言廣搜通儒之說量其當否參其同異棄其所短收其所長推義察圖以折煞喪豈敢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凡論明堂之制者雖衆然校其大略則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爲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盛德之篇以爲源是伯喈之論所持此之二書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既盡美矣未盡善也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喪方之前賢亦無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採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爲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

之北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戶七
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个者即寢之房也但
明堂與寢施用既殊故房个之名亦隨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以
見鄙意案圖察義略可驗矣故檢之五室則義明於考工校之戶
牖則數協於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於月令求之聞也合周禮與
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衆儒儻或在斯矣考功記曰周人
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
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謂記得之於五室而謬於堂之修
廣何者當以理推之令惣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
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宜創制耳故五
室者合於五帝各居蠡室之義且四時之祀皆據其方之正又聽
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請施政及記二三俱允求之古義竊爲

當矣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宗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水
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
右之个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説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
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
西北既依五行當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攻於異端言非
而博疑誤後學非所望於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
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玄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
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
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於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
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玄注曰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
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
書顧命篇曰迎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即路寢矣其

下曰大貝資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髽帶麻於房中則西南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个同制之說還相矛楯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於斯堂雖使班垂攝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扆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爲陋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余恐爲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抑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論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爲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記云四房兩夾窻若爲三尺之戶二尺之窻窻戶之間裁盈一尺繩樞甕牖之室蓽門圭竇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闊狹不齊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爲通矣驗之衆塗略無爲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玄注曰設斧於戶牖之間而鄭氏禮圖說扆制曰縱廣八尺畫斧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間此之巨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爲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又復以世代檢之即虞夏尚朴殷周稍文制造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后世室堂修二七周

人之制反更促狹豈是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戶之外裁四尺五寸於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復云凡室二筵而不以几還自相違其不然五也以此驗之記者之謬抑可見矣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圓下方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也余謂盛德篇得之於戶牖失之於九室何者五室之制傍有夾房面各有戶戶有兩牖此乃因事立則非拘異術戶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也且又堂之脩廣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爲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丈置其戶牖則於何容之哉若必小而爲之以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斯爲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謂其九室之言誠亦有由然竊以爲戴氏聞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一室有四戶之窻計其戶牖之數即以爲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脩階漢末之時學士而見重於當時即識其脩廣之不當而必未思其九室之爲謬更脩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僞飾辭順非而澤諒可歎矣余今省彼衆家委心從善庶探其衷不爲苟異但是古非今俗間之常情愛遠惡近世中之恒事而千載之下獨論古制驚俗之談固延多誚脫有深賞君子者覽而揣之儻或存焉謐不飲酒好音律愛樂山水高尚之情長而彌固一遇其賞悠爾忘歸乃作神士賦歌曰周孔重儒教並老貴無爲二途雖如異一是冥聲兒生乎意不愜死名用何施可心聊自樂終不爲人移脫尋余志者陶然正若斯延

昌四年卒年三十二遐邇悼惜之其年四門小學博士孔璠等學
官四十五大士書曰竊見故處士趙郡李謐十歲喪父哀號罷隣人
之相幼事兄瑒恭順盡友于之誠十三通孝經論語毛詩尚書曆
數之術尤盡其長州閭鄉黨有神童之號年十八詣學受業時博
士卽孔璠也覽始要終論端究緒授者無不欣其言矣於是鳩集
諸經廣校同異比三傳事例名春秋叢林十有二卷爲璠等判析
隱伏垂盈百條滯無常滯纖毫必舉通不長通有枉斯屈不苟言
以違經弗飾辭而背理辭氣磊落觀者忘疲每曰丈夫擁書萬卷
何假南面百城遂絶迹下幃杜門却掃棄産營書手自刪削卷無
重複者四千有餘矣猶括次專家搜比讜議參差暉曙盛暑通宵
雖仲舒不窺園君伯之閉戸高氏之遺漂張生之忘食方之斯人
未足爲喻謚嘗詣故太常卿劉芳推問音義語及中代興廢之由
芳乃歎曰君若遇高祖侍中太常非僕有也前河南尹黃門侍郎
甄琛內賛近機朝野傾目于時親識求官者咨云趙郡李謐貌學
守道不問于時常欲致言但未有次耳諸君何爲輕自媒衒謂其
子曰昔鄭玄盧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今汝明師甚邇何不
就業也又謂朝士曰甄琛行不媿時但未薦李謐以此負朝廷耳
又結宇依巖憑崖鑿室方欲訓波斉衿宣揚墳典冀西河之教重
興北海之風不隆而祐善空闕暴疾而卒邦國銜殄悴之哀儒生
結摧梁之慕況璠等或服議下風或親承音旨師儒之義其可默
乎事奏詔曰謐屢辭徵辟志守沖素儒隱之操深可嘉美可遠傍
惠康近準玄晏謚曰貞靜處士并表其門閭以旌高節遺謁者奉
冊於是表其門曰文德里曰孝義云
鄭脩北海人也少隱於岐南几谷中依巖結宇獨處淡然屏迹人

事不交世俗耕食水飲戊寅服雅好經史專意玄門前後州將
每徵不至岐州刺史魏蘭根頻遣致命脩不得已暫出見蘭根尋
還山舍蘭根申表薦脩肅宗詔付雍州刺史蕭寶夤訪實以聞會
寶夤作逆事不行
史臣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
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爲心不瞰不昧安時處順與物
無私者也眭夸輩忘懷纓冕畢志丘園或隱不違親貞不絕俗或
不敎而勸虛往實歸非有自然純德孰能至於此哉

魏書卷九十　列傳第七十八　終

甄氏宅藏
氏閣印常

魏書卷九十一
列傳術藝第七十九

晁崇
張淵
殷紹
王早
耿玄
劉靈助
江式
周澹
李脩
徐謇

甄氏宅藏
氏閣印常

王顯
崔彧
蔣少游

益小道必有可觀況往聖摽曆數之術先王垂卜筮之典論察有法古候相傳觸類長之其流遂廣工藝紛綸理非抑止今列于篇亦所以廣聞見也

晁崇字子業遼東襄平人也家世史官崇善天文術數知名于時爲慕容垂太史郎從慕容寶敗於參合獲崇後乃赦之太祖愛其伎術甚見親待從平中原拜太史令詔崇造渾儀曆象日月星辰遷中書侍郎令如故天興五年月暈左角蝕將盡崇奏曰占爲角蟲將死時太祖既剋姚平於柴壁以崇言豈之徹遂命諸軍焚車而反牛果大疫與駕所乘巨犢數百頭亦同日斃於路側自餘首尾相繼是歲天下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崇弟懿明辯而才不及崇也以善北人語內侍左右爲黃門侍郎兄弟並顯懿好矜容儀被服僭度言音類太祖左右每聞其聲莫不驚竦太祖知而惡之後其家奴告崇與懿叛又與臣王次多潛通招引姚興太祖銜之及興寇平陽車駕擊破之太祖以奴言爲實還次晉陽執崇兄弟並賜死

崇兄子暉太祖時給事諸曹稍遷給事中賜爵長平侯征虜將軍濟州刺史假寧東將軍頼川公劉駿鎮東平郡徙戍近境暉上表求擊之高宗不許暉乃爲書以大義責之卒

子林襲爵林卒子清襲事在節義傳

暉從弟繼太祖時稍遷中書侍郎給事中中堅將軍賜爵襄平子除魏郡太守卒

子世宗襲爵卒
子元和襲卒
張淵不知何許人明占候曉內外星分自云嘗事苻堅堅欲南征
司馬昌明淵勸不行堅不從果敗又仕姚興父子爲靈臺令姚泓
滅入赫連昌昌復以淵及徐辯對爲太史令世祖平統萬淵與辯
俱見獲世祖以淵爲太史令數見訪問神麚二年世祖將討蠕蠕
淵與徐辯皆謂不宜行與崔浩爭於世祖前語在浩傳淵專守常
占而不能鉤深致遠故不及浩後爲驃騎軍謀祭酒嘗著觀象
曰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又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
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三極雖殊妙本同一顯昧雖遐契齊影響
尋其應感之符測乎冥通之數天人之際可見明矣夫機象冥緬
至理幽玄豈伊管智所能究暢然歌詠之來偶同風人目閱羣宿

能不歌吟是時也歲次析木之津日在翼星之分閒闔晨鼓而肅
瑟流火夕暮以摧頹游氣眇其高寒辰宿煥焉華布視時逝懷川
上之感步秋林同宋生之戚歎巨艱之未終抱殷憂而不寐遂彷
徨於窮谷之裏杖策陟神巖之側乃仰觀太虛縱目遠覽吟嘯之
頃憑然增懷不覺至理扶自近情常韻發於宵夜不任咏歌之末
遂援管而爲賦其辭曰
陟秀峯以遐眺望靈象於九霄（陟昇遐遠九霄九天也）觀紫宮之環周嘉帝坐之
獨標（紫宮垣十五星在北斗北天皇大帝星在紫宮中天帝位尊故言獨標也）瞻華蓋之蔭蔼何虛中之迢迢（華蓋七星
杠九星合十六星在大帝上迢迢高遠之貌）觀閣道之穹隆想靈駕之電飄（閣道六星在王良東北天帝
飄疾也）爾乃縱目遠覽傍極四維北望軫（軫北二台皦皦以雙列皇座冏冏以垂暉（三台九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極太微
光明之貌也）虎賁執銳於前階常陳屯聚於後闈（三台謂之太階虎賁一星在下台前
故言前階常陳七星如畚狀在皇座

北皆宿衛天帝前後備非常闌門宮中之門也遂回情旋首次目文昌文昌七星在北斗魁前別一宮之名皆相位次也仰見造父爰及王良造父五星在王良五星在傳舍河中造父周穆王御死精上爲星王良一名郵無正爲趙簡子御死精上爲星死精託於星爲天帝之馭官傳說登天而乘尾奚仲託精於津陽傳說一星在尾後傳說殷時歷於巖中殷王武丁夢得賢人圖書其象求而得之即立爲相死精上爲星乘尾在龍騎之間奚仲四星在天津北近河傍太古時造車輞者死而精上爲星水北曰陽在河北故曰津陽也織女朗列於河湄章牛煌然而舒光織女三星在紀星東端牽牛六星在河北河故南世人復以河鼓爲牽牛五車亭柱於畢陰兩河俠井而相望五車三柱都十四星在畢東北在酒北故謂之陰兩河南河北河六星俠輿井東西遙相對故曰相望也灼灼羣位落落幽紀設官分職罔不悉置灼灼落落皆星光明希疎之貌羣位謂大設三公九卿之官皇后嬪御之位分謂分其所司而各有所典者也儲貳副天庭延三吏儲貳謂太子一星在帝座北三吏三公星在太微宮中也罔無悉盡言無不盡備官聯亦有之也論道納言各有攸司論道謂三公坐而論道納言謂尚書獻可替否將相次序以衛守九卿珠連而內侍將相次相連而內侍九卿珠連之相次將次相之位九卿三星在太微庭中行列似珠之相連而內侍也天街分中外之境四七列九土之異天街二星鼎畢間近月星陰陽之所分中國之境界天街以西屬外國旄頭胡戎弧矢之民皆屬焉天街以東屬中國縉紳之士冠帶之倫皆屬焉四七二十八宿角亢鄭國亢州氐房心陳國豫州尾箕燕國幽州斗牛吳國揚州女虛危齊國青州營室東壁衛國并州奎婁魯國徐州胃昴畢趙國冀州觜參魏國益州井鬼秦國雍州柳星張周國洛陽三河翼軫楚國

荊州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經歷地有十二州王侯之所國分土所出之物各有殊異不同者左則天紀槍棓攝提大角二咸防奢七公理獄太紀九星在貫索東天槍三星在北斗杓東天棓五星在女牀東北攝提六星俠攝提間二咸東咸四星在房東北西咸四星在房西北此星主防奢淫諂佞之事七公七星在招搖東接近貫索理獄平刑獄失中則七公評議理其冤枉貫索爲天獄刑獄失中則貫索動搖也奮足庫樓十星在大角南騎官二十七星在氐南騎官典乘故曰騰驤也天市建肆於房心帝座穊落而電燭天市二十四星在房心北帝座一星在天市中心於前則老人天社清廟所居老人一星在弧南常以春秋分候之天社六星亦在弧南清廟十四星在張南明堂配帝靈臺若符明堂三星有大微西南角丈人極陽而慌忽子孫噰噰於參嵎丈人二星在南方故稱極陽慌忽謂星細小遠邈難見老子孫二星在子東詩云噰噰彼小星三五在東此之謂乎天狗接狼以吠守野鷄伺晨於參墟天狗七星在狼東南天市中街主警衛故曰吠守鷄能候時故曰伺晨右則少微軒轅皇后之位嬪御相次尊卑有秩少微四星在大微西南北列白衣處士之位軒轅十七星在七星北有皇后嬪御之位尊卑相次皆秩序之也御宮典儀女史執筆御宮四星在鈎陳右傍此星主典司禮儀威容步趨之事女史一星在鈎陳右傍內平秉禮以伺邪天牢禁慾而察失內平四星在中宮南有邪媚之事以禮正之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有過失則檻其慾也於後則有車府傳舍匏瓜天津

車府七星在天津東傳舍五星在華蓋上匏瓜五星在離珠北天津九星在匏瓜北扶匡昭曜麗珠珮珍后夫人之盛飾其星主皇后之服也人星麗玄以開逸哭泣連屬而趨墳人星五星在車府南麗附玄天言人星近於閑逸易曰日月星辰麗於天石氏經曰人星優游人乃安寧哭二星在虛南斗北此星昏中南方而震雷易曰鼓之以雷霆此之謂也故曰鍋磕騰蛇二十二星在營室北形狀似蛇故曰南泣三星在哭東墳墓四星在危南哭泣星行列趨向墳墓故曰連屬河鼓震雷以碭磕騰蛇蟠縈而輪菌河鼓十二星在南斗北此星昏中南方而震雷易曰鼓之以雷霆此之謂也故曰鍋磕騰蛇二十二星在營室北形狀似蛇故曰輪菌於是周章高眄還旋辰極辰極北極既覿鈞陳中禁復覩天帝休息鈞陳六星在紫宮中天皇大帝之所居諸宮別帥及天牀星皆是休息寢臥而游也漸臺可昇離宮可即漸臺離宮皆天宮臺之名漸臺四星在織女東足下離宮六星連營室相連言天帝或升漸臺而觀或就離宮而游即就也禮記曰即宮于宗周也酒旗建醇醪之旌女牀列窈窕之色酒旗三星在軒轅左角天牀置酒官為飲燕之事無妒忌之心乃可侍衛天王左右故言列窈窕之色也輦道屈曲以微煥附路立于雲閣之側輦道五星在織女西足屈曲而細小侍天王之女侍衛天王必有關聯窈窕之美無妒忌之心乃可侍衛天王左右故言列窈窕之色也輦道屈曲以微煥附路立于雲閣之側輦道五星在織女西足屈曲而細小天帝出入由閣道附路豫防敗傷故言立於雲閣之側附路一星在閣道傍言微煥也其列星之表五車之間乃有咸池鴻沼玉井天淵建樹百果竹林在焉列宿之外謂之表咸池三星在天潢東鴻沼二十三星在須女北玉井四星在參左足下天淵十星在鬼星東南建樹百果星在胃南竹林二十五星在圜西南江河炳著於上穹素氣霏霏其帶天江天江星天江四星在尾北言天江星乃炳然著見於天上素氣者天河白氣素白霏霏然帶著於天也神龜曜甲於泽端神龜龜星也有五星在尾南龜知來事故稱神在河中故言泽冷龜龍謂龜一星在尾為龍宿故言龍龜此星在河中以龜星之映水有光曜也又有南門鼓吹器府之官奏彼絲竹為帝娛歡南門鼓吹三星在庫樓南器府三十二星在南門鼓吹南曲掌絲竹之事以娛樂天帝也龍綿絡於天際虎豹儻煌而暉爛虎豹龍屬四星在很星南弧精引弓以持滿很星搖動於胥則有燕秦齊趙列國之名外謂列宿之外復有端很一星在奎東南弧九星在很東南星傳云天下兵起則弧弓張天其外諸國之名齊一星在九坎東趙二星在齊北鄭一星在趙北越一星在鄭北周二星在越東秦二星在周東代二星在秦南晉一星在代南韓一星在晉西魏一星在韓西燕一星在楚南諸列國之名凡有十二星也雷電霹靂雨落雲征征行也雷電六星在鬼星南霹靂五星在十公西南雲雨四星在霹靂南陳車策駕於氐南天駟駙步於太清陳車三星在氐南房星一名天駟房星在鬼南天苑十四星在苑南天苑十六星在昴畢南天倉六星在昴畢南言形象殊別不同也園苑周囿以曲列倉廩區別而殊形天園十四星在婁南天廩四星在昴南言形象相近在紫宮門南柱下著術傳示無窮柱下史一星在北極東天一之宮紫微宮中太一天一各一星相近在紫宮門內東南維大理二星在天一之宮尚書五星在紫微宮門內東南維大理太一六甲侯大帝之所須內厨進御膳於皇躬六甲在華蓋下內厨二星在紫宮西南角外天船中陰德播洪施以恤其中天船九星在大陵北積水一星在天船中船橫漢以普濟積水候災于其中

不足四輔翼皇極而闡玄風陰德二星在尚書西四輔四星依北極播命洪大玄天也陰德之官必有陽報夫陰施陽報自然之常數貧窮困死生民之極艱以至困乏閒死遭陰德之終故寵者不希周恤而惠與自至施者無求於報而酬答自來斯乃冥中之理大象宮虛構其曜哉四輔星既翼佐北極之樞又能闡揚天帝之風教故言闡玄風恢恢太虛寥寥帝庭恢恢寥寥皆廣大清虛之貌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帝謂太微宮也五座並設爰集神靈五座謂太微宮中五帝座也黃帝靈威仰位東方赤帝赤熛怒位南方白帝白招矩位西方黑帝汁光紀位北方黃帝含樞妊位中央五帝各異並集諸神之宮與之謀國事孝經援神契曰並設神靈集謀此之謂也乃命熒惑伺彼僑盈熒惑常以十月十一月入太微受制伺無道之國故曰伺彼僑盈也執法刺舉於南端五侯議疑於水衡太微南門第二星為水衡辨疑獄五侯議而評之也金火時出以成緯七宿匡衛而為經金火熒惑太白也七宿謂一方七宿天文謂五星為緯星在東北東井為水衡七宿為經故舉金火七宿為言則五星二十八宿可知也言五星出入伏見有時不常出也曄曄昱其並曜桑若三春之榮言星辰布曜若春日之榮華也覩夫天官之羅布故作則於華京言天官羅布於上王者法效於下論語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也及其災異之興出無常所言災異出無常宿隨其善惡而處歸邪繽紛飛流電舉如星非星如雲非雲謂之歸邪亦以微氣故稱繽紛飛飛星也流流星也飛星與流星各異飛生滅去而迹絕流星迹存而不滅電曜者似熒電長妖星起則殃及晉平蚩乘龍則禍連周楚春秋魯襄公十年春正月戊子妖星出於婺女見於申維婺女屬齊申為晉分梓慎見妖星出知晉侯以戊子日死蚩乘龍謂襄公二十八年歲星次天津於玄枵行十五度在虛

下歲星主木位在東鶉合房心故名龍虛在坎坎子位次玄枵龜蚩之類歲星失次行虛之外出其下故曰蚩乘龍龍位星宋鄭之分梓慎見蚩乘龍知儀在宋鄭然裨竈以為周王及楚子皆死二人推變不同所見各異也或取證於逢公或推變於衡午逢公齊邑姜之先言逢公死時亦有此星見梓慎推星以此方之知晉平公將死衡午謂虛宿對午午為衡午張翼張翼周楚之分裨竈占知周王楚子死故言推變於衡午乃有欽明光被塡遒水府昔堯遭洪水塡遒逆行人水府書曰欽明文思光被萬邦洪波滔天功隆大禹言洪水既出堯命鯀治之而功不成乃復命禹治而平之禹有濟世之難治水之功書曰洪水滔天又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此則冥數之大運非治綱之失緒言堯遭洪水致塡運數應爾也益象外之妙不可以麤理尋重玄之內難以粲燦覩言玄理微妙不可知見也至於精靈所感迅踰駭嚮荊軻慕丹則白虹貫日而不徹昔荊軻慕燕太子丹之義入秦為刺客雖至精感上而事竟不捷衛生書棄則太白食昴而搞朗昔衛先生為秦書棄於長平昭王疑而不信太白有食昴之變魯陽指麾而曜靈為之回駕魯陽古之賢人以手麾日能再回也嚴陵來游而客氣著於乾象見太史奏四客星犯帝座光武詔曰乃嚴子陵其客斯皆至感動於神祇誠應效於既往今乃四氣鱗次斗建辰移雖無聲言三光是知言四時代謝不常每月斗移建一辰天無聲言語止以星辰見變譴以示人也星中定於昏明影度以之不差測水旱於

未然占方來之安危 孟春正月昏參中日尾中仲春之月昏弧中日建星中季春之月昏七星中日柳中孟夏之月昏翼中日軫中仲夏之月昏亢中日氐中季夏之月昏牽牛中孟秋之月昏斗中日女中仲秋之月昏牽牛中日危中季秋之月昏虛中日柳中孟冬之月昏翼中日畢中仲冬之月昏東壁中日軫中季冬之月昏婁中日氐中冬至之日建八尺之標影長一丈三尺五寸也夏至之日影長一尺六寸也影長爲水影短爲旱 陰精乘箕則大颶暮鼓西南入畢則淫雨滂沱 陰精月也東北失道入箕則多風移而西南失道入畢則多雨三日爲淫雨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此之謂也 鼉有晉鍾之應銅山風雲之從班螭 言雲從龍風從虎同氣相求同類相應蜀山崩而晉鍾鳴也 若夫宾車潛駕時乘六虬大儀回運萬象俱流 六虬六龍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此皆自是天回運轉 北斗俄其西傾羣星忽以匿幽 幽暗也 望舒縱轡以騁度靈輪淡旦而過周 望舒月也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周天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一日一夜運轉過周一度淡匿也旦而過周也 爾乃凝神遠矚覩滄浪幽遐迴以希夷寸眸焉能究其傍 凝神精不動也言極遠傍視茫然若造化之始元氣未分似浮海遠望而不見其邊論語曰乘桴浮於海老子曰聽之不聞其聲名曰希視之不見其形名曰夷 於是乎夜對山水栖心高鏡遠尋終古俛然獨詠美景星之繼晝大唐堯之德盛 瑞應圖曰景星大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光明當堯之時有此星見故美堯之德能致之也 堯貢星之靡鋒明虞舜之不競 昔舜將受禪於堯先有星見圓下星見而無芒角者示揖讓而受不以兵事爭競也 疇呂尚之宵夢嘗登輔而翼聖 昔太公未遇文王時釣於磻溪夜夢得北斗輔星神告尚以伐紂之意事見尚書中候篇也 欽管仲之察微見虛危而知命 昔管仲與鮑叔牙商賈於南陽見三星聚虛危之分知齊將有霸主遂共歸齊桓公十年而延二十年 壯漢祖之入秦奇五緯之聚映 昔漢祖入秦五星聚於東井秦之分 尒乃歷象既周尋圖籍之所記著星變乎書契暨前代之將淪咸譴告於昏世 言先代之君將淪亡天必告災異之徵也 桀斬諫以星孛紂酗荒而致彗 夫景星見則太平應孛孛作而禍亂興天之常也昔夏桀無道斬關龍逢而極惡孛星見湯伐之放於鳴條之野殷紂設炮烙之刑彗星出武王誓之白旗也 恒不見以周衰枉蛇行而秦滅 昔魯莊公十年夏四月恒星不見自是以後周室衰微六年而無星自昔項羽入關有此變見漢書 咏人事之有由豈妖災之虛設 言天以寧應玄象爲變誠庸主之難悛故明君之所察 言庸君闇主玄象譴告不能改行自新以答天變賢君明王則不然見天災異懼而修德也 堯無爲猶觀象而況德非乎先哲 夫唐堯至治猶歷象璇璣聞七政況德不及古而不觀之乎 先是太祖太宗時太史令王亮蘇坦世

祖後破和龍得馮文通太史令閔盛高祖時太史令趙樊生並知
天文後太史趙勝趙翼趙洪慶胡世榮胡法通等二族世業天官
者又有容城令徐路善占候世宗時坐事繫冀州獄別駕崔隆宗
就禁慰問路曰昨夜驛馬星流計赦即時應至隆宗先信之遂遣
人試出城候焉俄而赦至時人重之永安中詔以恒州民高崇祖
善天文每占吉凶有驗特除中散大夫永熙中詔通直散騎常侍
孫僧化與太史令胡世榮張龍趙洪慶及中書舍人孫子良等在
門下外省校比天文書集甘石二家星經及漢魏以來二十二家
經占集爲五十五卷後集諸家撮要前後所上雜占以類相從日
月五星二十八宿中外官圖合爲七十五卷

僧化者東莞人識星分案天占以言災異所中普泰中尒朱
世隆惡其多言遂繫於廷尉免官永熙中出帝召僧化與中散大
夫孫安都共撰兵法未就而帝入關遂罷元象中死於晉陽時有
河間信都芳字王琳好學善天文算數甚爲安豐王延明所知延
明家有羣書欲抄集五經算事爲五經宗及古今樂事爲樂書又
聚渾天欹器地動銅烏漏刻候風諸巧事并圖畫爲器準並令芳
算之會延明南奔芳乃自撰汪後隱於并州樂平之東山太守慕
容保樂聞而召之芳不得已而見高於是保樂弟紹宗薦之於齊
獻武王以爲中外府田曹參軍芳性清儉質樸不與物和紹宗給
其驟馬不肯乘騎夜遣婢侍以試之芳忽呼歐擊不聽近已狷介
自守無求於物後亦汪重差勾股復撰史宗仍自注之合數十卷
武定中卒

殷紹長樂人也少聰敏好陰陽術數游學諸方達九章七曜世祖
時爲算生博士給事東宮西曹以藝術爲恭宗所知太安四年夏

上四序堪輿表曰臣以姚氏之世行學伊川時遇遊遁大儒戊公
典從求九章要術與字廣明自云膠東人也山居隱跡希在人間
與時將臣南到陽翟九崖巖沙門釋曇影間與即北還臣獨留任
依止影所求請九章影復將臣向長廣東山見道人法穆法穆時
共影為臣開述九章數家雜要披釋章次意況大旨又演隱審五
藏六府心髓血脉商功大算端部變化玄象土圭周髀練精銳思
蘊習四年從穆所聞粗皆髣髴穆等仁矜特垂憂閔復以先師和
公所注黃帝四序經文三十六卷合有三百二十四章專說天地
陰陽之本其第一孟序九卷八十一章說陰陽配合之原第二仲
序九卷八十一章解四時氣王休殺吉凶第三叔序九卷八十一
章明日月辰宿交會相生為表裏第四季序九卷八十一章具釋
六甲刑禍福德以此等文傳授於臣山神禁嚴不得廣出尋究經

年粗舉綱要山居險難無以自供不堪窘迫心生懈怠以甲寅之
年日維鶉火月呂林鍾景氣鬱盛感物懷歸奉辭影等自爾至今
四十五載歷觀時俗堪輿八會遷世已久傳寫謬誤吉凶禁忌不
能備悉或考良日而值惡會舉吉用凶多逢殃咎又史遷郝振中
古大儒亦各撰注流行於世配會大小序述陰陽依如本經猶有
所闕臣前在東宮以狀奏聞奉被景穆皇帝聖詔敕臣撰錄集其
要最仰奉明旨謹審先所見四序經文抄撮要略當世所須吉凶
舉動集成一卷上至天子下及庶人又貴賤階級尊卑差別吉凶
所用罔不畢備未及內呈先帝晏駕臣時狠狽幾至不濟停廢以
來逕由八載思欲上聞莫能自徹加年夕齒頹餘齡日暮每懼殂
殞塡仆溝壑先帝遺志不得宣行夙夜悲憤理難違匿依先撰錄
奏謹以上聞請付中祕通儒達士定其得失事若可施乞即班用

其四序堪輿遂大行於世

王早勃海南皮人也明陰陽九宮及兵法尤善風角太宗時喪亂之後多相殺害有人請早求問勝術早爲設法令各無咎由是州里稱之時有東莞鄭氏因爲同縣趙氏所殺其後鄭氏執得讎人趙氏又尅明晨會宗族當就墓所刑之趙氏求救於早早爲占候并授以一符曰君今且還選壯士七人令一人爲王者佩此符於雞鳴時伏在讎家宅東南二里許平旦當有十人跟隨向西北行中有二人乘黑牛一黑牛最在前一黑牛應第七但捉取第七者將還事必無他趙氏從之果如其言乃是鄭氏五男父也諸子並爲其族所宗敬故和解二家趙氏竟免後早與客清晨立於門內遇有卒風振樹早語客曰依法當有千里外急使日中將有兩匹馬一白一赤從西南來至即取我還我不聽與妻子別語訖便入

召家人隣里辭別語訖浴帶書囊日中出門候使如期果有二馬一白一赤從涼州而至即捉早上馬遂詣行宮時世祖圍涼州未拔故許彥薦之早彥師也及至詔問何時當得此城早對曰陛下但移據西北角三日內必尅世祖從之如期而尅輿駕還都時久不雨世祖問早曰今日申時必大雨比至未時猶無片雲世祖召早詰之早曰願更少時至申時雲氣四合遂大雨滂沱世祖甚善之而早苦以疾辭乞歸鄉里詔許之遂終於家或言許彥以其術勝恐終妨已故謫令歸耳

耿玄鉅鹿宋子人也善卜占坐於室內有客扣門玄已知其姓字并所齎持及來問之意其所卜筮十中八九別有林占世或傳之而性不和俗時有王公欲求其筮者玄則拒而不許每云今既貴矣更何所求而復卜也欲望意外乎代京法禁嚴切王公聞之莫

不驚悚而退故玄多見憎忿不爲貴勝所親官至鉅鹿太守顯祖
高祖時有渤海高道埏清河趙法逞並有名於世世宗肅宗時奉
車都尉清河魏道虔奉車都尉周恃魏郡太守章武高月光月光
弟明月任玄智雍州人潘捻並長於陰陽卜筮故玄於日者之中
最爲優洽冠軍將軍濮陽賈元紹章武呂脁濟北馮道安河内馮
懷海東郡李文殊並工於法術而道虔月光文殊爲優其餘不及
浮陽孟剛饒安王領郡善銓錄風角章武顏惡頭善卜筮亦用耿
玄林占當時最知名范陽人劉弁亦有名於世
劉靈助燕郡人師事劉弁好陰陽占卜而麤疎無賴常去來燕恒
之界或時負販或復劫盜責術於市後自代至秀容因事尒朱榮
榮性信卜筮靈助所占屢中遂被親待爲榮府功曹參軍建義初
榮於河陰王公卿士悉見屠害時奉車都尉盧道虔兄弟亦相率

朝於行宮靈助以其州里衛護之由是朝士與諸盧相隨免害者
數十人榮入京師超拜光祿大夫封長子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
尋進爵爲公增邑通前千戶後從榮討擒葛榮特除散騎常侍撫
軍將軍幽州刺史又從大將軍上黨王天穆討邢杲時幽州流民
盧城人最爲凶捍遂令靈助兼尚書軍前慰勞之事平而元顥入
洛天穆渡河靈助先會尒朱榮於太行及將攻河内令靈助筮之
靈助曰未時必尅時巳向中士衆疲怠靈助曰時至矣榮鼓之將
士騰躍即便尅陷及至北中榮攻城不獲以時盛暑議欲且還以
待秋涼莊帝詔靈助筮之靈助曰必當破賊詔曰何月靈助曰十
八十九間果如其言車駕還宮領幽州大中正尋加征東將軍增
邑五百戶進爵爲燕郡公詔贈其父僧安爲幽州刺史尋兼尚書
左僕射慰勞幽州流民於濮陽頓丘因率民北還與都督侯淵等

討葛榮餘黨韓婁滅之於薊仍鎮幽州務加車騎將軍又爲幽并營
安四州行臺及尒朱榮死莊帝幽崩靈助本寒微一朝至此自謂
方術堪能動衆又以尒朱有誅滅之兆靈助遂自號燕王車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行臺爲莊帝舉義兵靈助馴養大鳥稱爲
巳瑞妄說圖讖言劉氏當王又云欲知避世入鳥村遂刻璽爲人
象畫桃木爲符書作詭道厭祝之法民多信之於時河西人紇豆
陵步藩舉兵逼晉陽尒朱兆頻戰不利故靈助唱言尒朱自然當
滅不須我兵由是幽瀛滄冀之民悉從之者夜悉舉火爲號
不舉火者諸村共屠之以普泰元年三月率衆至博陵之安國城
與北列延慶侯淵尒朱羽生等戰戰敗被擒斬於定州傳首洛陽
支分其體初靈助每云三月末我必入定州尒朱亦必滅及將戰
靈助自筮之卦成不吉以手折蓍棄之於地云此何知也尋見擒

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以邈徒隸即謂之隸書
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
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籀書又
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爲尚書史史民上書省字不正輒舉劾焉又
有草書莫知誰始考其書形雖無厥誼亦是一時之變通也孝宣
時召通倉頡讀者獨張敞從之受凉州刺史杜鄴沛人爰禮講學
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中
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楊雄採以作訓纂篇及大新居攝自
以應運制作使大司空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
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
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
以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尚書春秋論語孝

經也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即前代之古文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即汝南許慎古文學之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奇歎儒俗之穿鑿恠文毀於譽痛字敗於訾更詭任情變亂於世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屬包括六藝羣書之話評釋百氏諸子之訓天地山川草木鳥獸昆蟲雜物奇怪珍異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可謂類聚羣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爲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于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淸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訓究諸埤廣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爲益者然其字詁方之許慎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矣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時博古開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覬二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榜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毋以況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汝潁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忱弟靜別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雜徵羽各爲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眞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談辯之士又以意說炫惑于時難以釐改故傳曰以衆非非行正信哉得之於

斯倩矣乃曰追來爲歸巧言爲辯小兒爲靦神蟲爲蠶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凡所闕古莫不惆悵焉嗟夫文字者六藝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述而不作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皆言遵修舊史而不敢穿鑿也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初與從父兄應元俱受學於衛覬古篆之法倉雅方言說文之詛當時並收善譽而祖官至太子洗馬出爲馮翊郡值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皇威西被牧健內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叙列於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暨臣閹短識學庸薄漸漬家風有忝無顯但逢時來恩出願外每承羣雲津側雷煽潤驅馳文閣參預史官題篆官墨衆同上哲既竭愚短欲罷不能是以敢藉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輒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愼說文爲主爰採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詛者皆以次類編聯文無復重糾爲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隸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詛衆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並逐字而汪其所不知者則闕如也脫蒙遂許冀省百氏之觀而同文字之域典書祕書所須之書乞垂敕給并學士五人嘗習文字者助臣披覽書生五人專令抄寫侍中黃門國子祭酒一月一監評議疑隱庶無紕繆所撰名目伏聽明旨詔曰可如所請并就太常冀兼教八書史也其有所須依請給之名目待書成重聞式於是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體依許氏說文爲本

上篆下隸又除宣威將軍符璽郎尋加輕車將軍正元中除驍騎將軍兼著作佐郎正史中字疑四年卒贈右將軍巴州刺史其書竟未能成

式兄子征虜將軍順和亦工篆書先是太和中兗州人沈法會能隸書世祖之在東宮敕法會侍書已後隸迹見知於閭里者甚衆未有如崔浩之妙

周澹京兆鄠人也爲人多方術尤善醫藥爲太醫令太宗嘗苦風頭眩澹治得愈由此見寵位至特進賜爵成德侯神瑞二年京師饑朝議將遷都於鄴澹與博士祭酒崔浩進計論不可之意太宗大然之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也詔賜澹浩妾各一人御衣一襲絹五十匹綿五十斤泰常四年卒謚曰恭時有河南人陰貞家世爲醫與澹並受封爵清河李潭亦以善鍼見知

子驢駒襲傳術延興中位至散令

李脩字思祖本陽平館陶人父亮少學醫術未能精究詣祖時奔劉義隆於彭城又就沙門僧坦研習衆方略盡其術鍼灸授藥莫不有效徐兗之間多所救恤四方疾苦不遠千里竟往從之亮大爲聽事以舍病人停車輿於下時有死者則就而棺殯親往弔視其仁厚若此累遷府參軍督護本郡士門宿官咸相交昵車馬金帛酬賚無貲脩兄元孫隨畢眾敬赴平城亦遵父業而不及以功賜爵義平子拜奉朝請脩略與兄同晚入代京歷位中散令以功賜爵下蔡子遷給事中太和中常在禁內高祖文明太后時有不豫脩侍鍼藥治多有效賞賜累加車服第宅號爲鮮麗集諸學士及工書者百餘人在東宮撰諸藥方百餘卷皆行於世先是咸陽公高允雖年且百歲而氣力尚康高祖文明太后時令脩診視之

一旦奏言允脉竭氣微大命無遠未幾果亡遷洛爲前軍將軍領
太醫令後數年卒贈威遠將軍青州刺史
子天授襲汶陽令醫術又不逮父
徐謇字成伯丹陽人家本東莞與兄文伯等皆善醫藥謇因至青
州慕容白曜平東陽獲之表送京師顯祖欲驗其所能乃置諸病
人於幕中使謇隔而脉之深得病形兼知色候遂被寵遇爲中散
稍遷内侍長文明太后時問治方而不及李脩之見任用也謇合
和藥劑攻救之驗精妙於脩而性甚祕忌承奉不得其意者雖貴
爲王公不爲措療也高祖後知其能及遷洛稍加眷幸體小不平
及所寵馮昭儀有疾皆令處治又除中散大夫轉右軍將軍侍御
師謇欲爲高祖合金丹致延年之法乃入居嵩高採營其物歷歲
無所成遂罷二十二年高祖幸懸瓠其疾大漸乃馳驛召謇令水
路赴行所一日一夜行數百里至診省下治果有大馳高祖體少
瘳內外稱慶九月車駕發豫州次于汝濱乃大爲謇設太官珍膳
因集百官特坐謇于上席遍陳餚觴於前命左右宣謇救攝危篤
振濟之功宜加酬賚乃下詔曰夫神出無方形稟有礙憂喜乖適
理必傷生朕覽萬機長鍾華運思芒芒而無怠身忽忽以興勞仲
秋動痾心容頓竭氣體羸瘵玉几在慮侍御師右軍將軍徐成伯
馳輪太室進療汝蕃方窮丹英藥盡芝石誠術兩輸忠妙俱至乃
令沈勞勝愈篤瘵克痊論勤語效實宜褒錄昔晉武暴疾程和應
增封辛疢數朝錢爵大隆況疾深於暴辰業難於疇日得不重加
陟賞乎宜順羣望錫以山河且其舊逕高秩中暫解退比雖銓用
猶未闕準舊量今事合顯進可鴻臚卿金鄉縣開國伯食邑五百
戶賜錢一萬貫又詔曰錢府未充須以雜物絹二千匹雜物一百

匹四十匹出御府敖二千斛奴婢十口馬十匹一匹出驊騮牛十
頭所賜雜物奴婢牛馬皆經內呈諸親王咸陽王禧等各有別賚
並至千匹從行至鄴高祖猶自發動謇日夕左右明年從詣馬圈
高祖疾勢遂甚戚戚不怡每加切諫又欲加之鞭捶幸而獲免高
祖崩謇隨梓宮還洛謇常有藥餌及吞服道符年垂八十鬢髮不
白力未多衰正始元年以老爲光祿大夫加平北將軍卒延昌初
贈安東將軍齊州刺史謚曰靖
子踐字景升小名靈實襲爵歷官兗州平東府長史右中郎將建
興太守
踐弟知遠給事中
成伯孫之才孝昌初爲鄴行豫章王蕭綜北府王簿從綜鎮彭城
綜降其下僚屬並奔散之才因入國武定中大將軍金紫光祿大

夫昌安縣開國侯
王顯字世榮陽平樂平人自言本東海郯人王朗之後也祖父延
和中南奔居于魯郊又居彭城伯父安上劉義隆時板行館陶縣
世祖南討安上棄縣歸命與父母俱徙平城例敘陽都子除廣寧
太守顯父安道少與季亮同師俱學醫藥粗究其術而不及亮也
安上還家樂平頗參士流顯少歷本州從事雖以醫術自通而明
敏有決斷才用初文昭皇太后之懷世宗也夢爲日所逐化而爲
龍而繞后后寤而驚悸遂成心疾文明太后敕召徐謇及顯等爲
后診脈謇云是微風入藏宜進湯加鍼顯云案三部脈非有心疾
將是懷孕生男之象果如顯言久之召補侍御師尚書儀曹郎號
稱幹事世宗自幼有微疾久未差愈顯攝療有效因是稍蒙眄識
又罷六輔之初顯爲領軍于烈間通規策頗有密功累遷游擊將

軍拜廷尉少卿仍在侍御營進御藥出入禁內乞臨本州世宗曾
許之積年未授因是聲問傳于遠近顯每語人言時旨已決必爲
刺史遂除平北將軍相州刺史壽詔馳驛還京復掌藥又遣還州
元愉作逆顯討之不利入除太府卿御史中尉顯前後歷職所在
著稱糾折庶獄究其姦回出內惜慎憂國如家及領憲臺多所彈
劾百寮肅然又以中尉屬官不悉稱職諷求更換詔委改選務盡
才能而顯所舉或有請屬未皆得人於是衆口喧譁聲望致損後
世宗詔顯撰藥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療諸疾東宮既建以爲
太子詹事委任甚厚世宗每幸東宮顯常迎侍出入禁中仍奉醫
藥賞賜累加爲立館宇寵振當時延昌二年秋以營療之功封衛
南伯四年正月世宗夜崩肅宗踐祚顯參奉璽策隨從臨哭微爲
憂懼顯既蒙任遇兼爲法官恃勢使威爲時所疾朝宰託以侍療

無效執之禁中詔削爵位臨執呼冤直閤以力鑷撞其掖下傷中
吐血至右衛府一宿死始顯布衣爲諸生有沙門相顯後當富貴
誡其勿爲吏官吏官必敗由是世宗時或欲令其遂撥吏部每殷
勤避之及世宗崩肅宗夜即位受璽冊於儀須兼太尉及吏部倉
卒百官不具以顯兼吏部行事矣

崔彧字文若清河東武城人父勳之字寧國位大司馬外兵郎贈
通直郎彧與兄相如俱自南入國相如以才學知名早卒彧少嘗
詣青州逢隱逸沙門教以素問九卷及甲乙遂善醫術中山王英
子略曾病王顯等不能療彧鍼之抽鍼即愈後位冀州別駕累遷
寧遠將軍性仁恕見疾苦好與治之廣教門生令多救療其弟子
清河趙約勃海郝文法之徒咸亦有名

彧子景哲豪率亦以醫術知名爲太中大夫司徒長史

蔣少游樂安博昌人也慕容白曜之平東陽見俘入於平城充平
齊戶後配雲中爲兵性機巧頗能畫刻有文思吟咏之際時有短
篇遂留寄平城以傭寫書爲業而名猶在鎮後被召爲中書寫書
生與高聰俱依高允允愛其文用遂並薦之與聰俱補中書博士
自在中書恒庇李沖兄弟子姪之門始北方不悉青州蔣族或謂
少游本非人士又少游微因工藝自達是以公私人望不至相重
唯高允李沖曲爲體練由少游舅氏崔光與李沖從叔衍對門婚
姻也高祖文明太后常因密宴謂百官曰本謂少游作師耳高允
老公乃言其人士眷識如此然猶驟被引命屑屑禁闥以規矩刻
績爲務因此大蒙恩錫超等備位而亦不遷陟也及詔尚書李沖
與馮誕游明根高閭等議定衣冠於禁中少游巧思令主其事亦
訪於劉昶二意相乖時致諍競積六載乃成始班賜百官冠服之
成少游有效焉後於平城將營太廟太極殿遣少游乘傳詣洛量
準魏晉基趾後爲散騎侍郎副李彪使江南高祖脩船乘以其多
有思力除都水使者遷前將軍兼將作大匠仍領水池湖泛戲舟
機之具及華林殿沼修舊增新改作金墉門樓皆所措意號爲妍美
雖有文藻而不得伸其才用恒以剖劂繩尺碎劇忽忽徙倚園湖
城殿之側識者爲之歎慨而乃坦爾爲已任不告疲恥又兼太常
少卿都水如故景明二年卒贈龍驤將軍青州刺史謚曰質有文
集十卷餘少游又爲太極立模範與董爪王遇等參建之皆未成
而卒初高宗時郭善明甚機巧北京宮殿多其製作高祖時青州
刺史侯文和亦以巧聞爲要舟水中立射滑稽少智辭說無端尤
善淺俗委巷之語至可觀笑位樂陵濟南二郡太守
世宗肅宗時豫州人柳儉殿中將軍關文備郭安興並機巧洛中

製永寧寺九層佛圖安與爲匠也
高祖時有范寧兒者善圍碁曾與李虔使蕭賾賾令江南上品王
抗與寧兒制勝而還又有浮陽高光宗善槎蒲趙國李幼序洛陽
丘何奴並工握槊此蓋胡戲近入中國云胡王有弟一人遇罪將
殺之弟從獄中爲此戲以上之意言孤則易死也世宗以後大盛
於時
史臣曰陰陽卜祝之事聖哲之教存焉雖不可以專亦不可得而
廢也徇於是者不能無非厚於利者必有其害詩書禮樂所失也
鮮故先王重其德方術伎巧所失也深故往哲輕其藝夫能通方
術而不詭於俗習技巧而必蹈於禮者幾于大雅君子故昔之通
賢所以戒乎妄作景崇張淵王早殷紹耿玄劉靈助皆術藝之士
也觀其占候卜筮推步盈虛通幽洞微近知鬼神之情狀周澹李
修徐謇王顯崔彧方藥特妙各一時之美也蔣少游以剛厲見知
沒其學思藝成爲下其近是乎

魏書卷九十二

列傳列女第八十

崔覽妻封氏

封卓妻劉氏

魏溥妻房氏

胡長命妻張氏

平原女子孫氏

房愛親妻崔氏

涇州貞女兒先氏

姚氏婦楊氏

張洪初妻劉氏

董景起妻張氏

魏書九十一　列傳術藝第七十九　終

此卷王顯以前魏收舊書崔彧蔣少游傳合出北史及小史史臣論亦取北史藝術傳論而北史全用周書藝術傳論云

陽尼妻高氏
史映周妻耿氏
任城國太妃孟氏
苟金龍妻劉氏
盧元禮妻李氏
河東孝女姚氏
刁思遵妻魯氏

夫婦人之事存於織紝組紃酒漿醯醢而已至如嫫訓軒宮娥成舜業塗山三母克昌二邦殆非匹婦之謂也若乃明識列操文辯兼該聲自閨庭號顯列國子政集之於前元凱編之於後隨時綴錄代不乏人今書魏世可知者爲列女傳中書侍郎清河崔覽妻封氏勃海人散騎常侍愷女也有才識聰辯彊記多所究知於時婦人莫能及李敷公採文叔雖已貴重近世故事有所不達皆就而諮請焉

勃海封卓妻彭城劉氏女也成婚一夕卓官於京師後以事伏法劉氏在家忽然夢想知卓已死哀泣不輟諸嫂喻之不止經旬凶問果至遂憤歎而死時人比之秦嘉妻中書令高允念其義高而名不著爲之詩曰兩儀正位人倫肇甄爰制夫婦統業承先雖曰異族氣猶自然生則同室終契黃泉其一封生令達卓爲時彥內協黃中外兼三變誰能作配克應其選寔有華宗挺生淑媛其二京野勢殊山川乖互乃奉王命載馳在路公務既弘私義獲著因媒致幣遘止一暮其三率我初冠眷彼弱笄形由禮比情以趣諧忻願難常影跡易乖悠悠言邁戚戚長懷其四時值險屯橫離塵網伏鑽就刑身分土壤千里雖遐應如影響艮嬪洞感發於夢想其五仰惟親

命俯尋嘉好誰謂會淺義深情到畢志守窮誓不二醮何以驗之
殞身是効（其六）人之處世孰不厚生必存於義所重則輕結忿鍾心
甘就幽寞永捐堂宇長辭母兄（其七）煢煢中野翳翳孤丘葛藟冥蒙
荆棘四周理苟不昧神必俱游異哉貞婦曠世靡儔（其八）
鉅鹿魏溥妻常山房氏女也父堪慕容垂貴鄉太守房氏婉順高
明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病且卒顧謂之曰人生如白駒過隙
死不足恨但夙心往志不聞於沒世矣良痛母老家貧供奉無寄
赤子矇眇血祀孤危所以抱怨於黃墟耳房垂泣而對曰幸承先
人餘訓出事君子義在自畢有志不從命也夫人在堂稚子襁褓
顧當以身少相感長往之恨俄而溥卒及大斂房氏操刀割左耳
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助喪者咸皆哀懼
姑劉氏輟哭而謂曰新婦何至於此房對曰新婦少年不幸實慮
父母未量至情覬持此自誓耳聞知者莫不感愴於時子緝生未
十旬鞠育於後房之內未曾出門遂終身不聽絲竹不預坐席緝
年十二房父母仍存於是歸寧父兄尚有異議緝竊聞之以啟母
房命駕絡云他行因而遂歸其家弗知之也行數十里方覺兄弟
來追房哀歎而不反其執意如此訓導一子有母儀法度緝所交
游有名勝者則身具酒飯有不及已者輒屏臥不餐須其悔謝乃
食善誘嚴訓類皆如是年六十五而終緝事在序傳緝子悅爲濟
陰太守吏民立碑頌德金紫光祿大夫高閭爲其文序云祖母房
年在弱笄難貞守志秉恭妻之操著自毀之誠又頌曰爰及處士
遘疾夙伉儷秉志識茂行高殘形顯操誓敦久要誕茲令胤幽
樂部郎胡長命妻張氏事姑王氏甚謹太安中京師禁酒張以姑

老且患私爲醞之爲有司所糾王氏詣曹自告曰老病須酒在家
私釀王所爲也張氏曰姑老抱患張主家事姑不知釀其罪在張
主司疑其罪不知所處平原王陸麗以狀奏高宗義而赦之
平原鄜縣女子孫氏男玉者夫爲靈縣民所殺追執讎人男玉欲
自殺之其弟止而不聽男玉曰女人出適以夫爲天當親自復雪
云何假人之手遂以杖毆殺之有司處死以聞顯祖詔曰男女重
節輕身以義犯法緣情定罪理在可原其特恕之
清河房愛親妻崔氏者同郡崔元孫之女性嚴明高尚歷覽書傳
多所聞知子景伯景光崔氏親授經義學行脩明並爲當世名士
景伯爲清河太守每有疑獄常先請焉貝丘民列子不孝吏欲案
之景伯爲之悲傷入白其母母曰吾聞聞不如見山民未見禮教
何足責哉但呼其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汝左右令其見汝事

吾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崔氏處之於楊與之共食景伯之爲
清温其子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顏甒未知
心愧且可置之凡經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涕泣乞還然
後聽之終以孝聞其識度厲物如此竟以壽終
涇州貞女兒先氏許嫁彭老生爲妻娉幣既畢未及成禮兒先率
行貞淑居貧常自舂汲以養父母老生輒往逼之女曰與君禮命
雖畢二門多故未及相見何由不稟父母擅見陵辱若苟行非禮
正可身死耳遂不肯從老生怒而刺殺之取其衣服女尚能言臨
死謂老生曰生身何罪與君相遇我所以執節自固者寧更有所
邀正欲奉給君耳今反爲君所殺若魂靈有知自當相報言終而
絕老生持女珠瓔至其叔宅以告叔叔曰此是汝婦奈何殺之天
不祐汝遂執送官太和七年有司劾以死罪詔曰老生不仁侵陵

貞淑原其彊暴便可戮之而女守禮履節没身不改雖處草萊行
合古跡宜賜美名以顯風操其標墓旌善號曰貞女

姚氏婦楊氏者閹人苻承祖姨也家貧無産業及承祖爲文明太
后所寵貴親姻皆求利潤唯楊獨不欲常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
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每遺其衣服多不受彊與之則云我
夫家世貧好衣美服則使人不安與之奴婢則云我家無食不能
供給終不肯受常著破衣自執勞事時受其衣服多不著密埋之
設有著者汚之而後服承祖每見其寒悴深恨其母謂不供給之
乃啟其母曰今承祖一身何所之少而使姨如是母具以語之承
祖乃遣人乘車往迎之則厲志不起遣人彊舁於車上則大哭言
爾欲殺我也由是苻家內外皆號爲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
姨至殿庭一姨致法以姚氏婦衣裳弊陋特免其罪其識機雖呂

須亦不過也

滎陽京縣人張洪初妻劉氏年十七夫亡遺腹生子三歲又没其
身姑年老朝夕奉養率禮無違兄矜其少寡欲奪而嫁之劉氏自
誓弗許以終其身

陳留董景起妻張氏景起早亡張時年十六痛夫少喪哀傷過禮
形容毀頓永不沐浴疏食長齋又無兒息獨守貞操期以闔棺鄉
曲高之終見標異

潕陽太守陽尼妻高氏渤海人學識有文才高祖勑令入侍後宮
幽后表啟悉其辭也

滎陽史映周妻同郡耿氏女年十七適於映周太和二十三年映
周卒耿氏恐父母奪其志因墊映周哀哭而殞見者莫不悲歎屬
大使觀風以狀具上詔標牓門閭

任城國太妃孟氏鉅鹿人尚書令任城王澄之母澄爲揚州之日
率衆出討於後賊帥姜慶眞陰結逆黨襲陷羅城長史韋纘倉卒
失圖計無所出孟乃勒兵登陴先守要便激厲文武安慰新舊勸
以賞罰喻之逆順於是咸有奮志親自巡守不避矢石賊不能剋
卒以全城澄以狀表聞屬世祖崩事寢靈太后令曰鴻功盛美實
宜垂之永年乃勑有司樹碑旌美

荀金龍妻劉氏平原人也廷尉少卿劉叔宗之姊世宗時金龍爲
梓潼太守郡帶閣城戍主蕭衍遣衆攻圍值金龍疾病不堪部分
衆甚危懼劉遂率厲城民脩理戰具一夜悉成拒戰百有餘日兵
士死傷過半戍副高景陰圖叛逆劉斬之及其黨與數十人自餘
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同莫不畏而懷之并在外城尋爲賊陷城
中絕水渴死者多劉乃集諸長幼喻以忠節遂相率告訴於天俱
時號叫俄而澍雨劉命出公私布絹及至衣服懸之城中絞而取
水所有雜器悉儲之於是人心益固會益州刺史傅豎眼將至賊
乃退散豎眼歎異具狀奏聞世宗嘉之正光中賞平昌縣開國子
邑二百戶授子慶珍又得二子出身慶珍卒子純陁襲齊受禪爵
例降慶珍弟孚武定末儀同開府司馬

貞孝女宗者趙郡栢仁人趙郡太守李叔胤之女范陽盧元禮之
妻性至孝聞於州里父卒號慟幾絕者數四賴母崔氏慰勉之得
全三年之中形骸銷瘠非人扶不起及歸夫氏與母分隔便飲食
日損涕泣不絕日就羸篤盧氏合家慰喻不解乃遣歸寧還家乃
復故如此者八九焉後元禮卒李追亡撫存禮無違者事姑以孝
謹著母崔以神龜元年終於洛陽凶問初到舉聲慟絕一宿乃蘇
水漿不入口者六日其姑慮其不濟親送奔喪而氣力危殆自范

陽向洛八旬方達擊擬號踊遂卒有司以狀聞詔曰孔子稱毀不滅性蓋爲其廢養絕類也李既非嫡子而孝不勝哀雖乖俯就而志厲義遠若不加旌異則無以勸引焼浮可追號曰貞孝女宗易其里爲孝德里標之廬二門以惇風俗

河東姚氏女字女勝少喪父無兄弟母憐而守養年六七歲便有孝性人言其父者聞輒垂泣隣伍異之正光中母死女勝年十五哭泣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數日不勝哀遂死太守崔游申請爲營墓立碑自爲製文表其門間比之曹娥改其里曰處里墓在郡城東六里大道北至今名爲孝女冢

榮陽刁思遵妻魯氏女也始笄爲思遵所溺未踰月而思遵亡其家矜其少寡許嫁已定魯聞之以死自誓父母不達其志遂經郡訴稱刁氏吝護寡女不使歸寧魯乃與老姑徒步詣司徒府自告情狀普泰初有司聞奏廢帝詔曰貞夫節婦古今同尚可令本司依式標牓

史臣曰闕

魏書卷九十二　列傳列女第八十

此傳雖差多於北史小史然亦不完

魏書卷九十三

列傳恩倖第八十一

王叡

王仲興

冦猛

趙脩

茹皓

趙邕

侯剛

鄭儼

徐紇

夫令色巧言矯情飾貌邀眄睞之利射咳唾之私此蓋苟進之常

也故甚者刑身淪子其次詆痔營難況乃散金泰貨輸錢漠曾又何怪哉若夫地窮尊貴嗜欲所攻聖達其猶病諸中庸固不能免男女性態其揆斯一二代之亡皆是物也據天下之圖持海內之命顧指如意高下在心此乃夏桀殷紂喪二邦秦母呂雉機兩國也魏世王虞幸太和之初鄭儇寵孝昌之季主幼於前君稚於後乘間宣淫殆無忌畏樹列朋黨蔽塞天聰高祖明聖外彰人神繫仰御之有術宗社弗墜肅宗不言垂拱潛濟罕方六合清然至於隕覆且承顏色竊光寵勢等秋風氣同夏日亦何世而不有哉此周旦所以誡其朋詩人是為疾羣小也太宗時王車之徒雖云幸念皆宣力夷險誠效兼存未如趙脩等出於近習趨走之地坐擅威刑勢傾都鄙得之非道君子所以賤之書其變能備禍福之由焉

王虞字洛誠自云太原晉陽人也六世祖橫張軌參軍晉亂子孫因居於武威姑臧父橋字法生解天文卜筮涼州平入京家貧以術自給歷仕終於侍御中散天安初卒贈平遠將軍涼州刺史顯美侯謚曰敬虞少傳父業而姿貌偉麗恭宗之在東宮見而奇之興安初擢為太卜中散稍遷為令領太史承明元年文明太后臨朝虞因緣見幸超遷給事中俄而為散騎常侍侍中吏部尚書賜爵太原公於是內參機密外豫政事愛寵日隆朝士憚悍焉太和二年高祖及文明太后率百僚與諸方客臨虎圈有逸虎登門閣道幾至御座左右侍御皆驚靡虞獨執戟禦之虎乃退去故親任轉重三年春詔虞與東陽王丕同入八議永受復除四年遷尚書令進爵中山王加鎮東大將軍置王官一十二人中書侍郎鄭羲為傅郎中令以下皆當時名士又拜虞妻丁氏為妃及沙門法秀

謀逆事發多所牽引敞曰與其殺不辜寧赦有罪宣皇斬首惡餘從疑赦不亦善乎高祖從之得免者千餘人敞出入帷幄太后密賜珍玩繒綵人莫能知率常以夜帷車載往閤官防致前後巨萬不可勝數加以田園奴婢牛馬雜畜並盡良美大臣及左右因是以受賚錫外示不私所費又以萬計及疾病高祖太后每親視疾侍官省問相望於道及疾篤上疏曰臣聞忠於事君者節義著於臨終孝於奉親者淳誠表於垂沒故孔明卒軍不忘全蜀之計曾參疾甚情存善言之益雖則庸昧敢忘景行臣荷天地覆載之恩蒙大造生成之德漸風訓於華年服道教於弱冠濯纓清朝垂周三紀受先帝非分之眷叨陛下殊常之寵遂乃齊跡功舊內侍帷幄爵列諸王位班上等從容閭道與知國政誠恩竭盡力命以報所受不謂事與心違忽嬰重疾每屈輿駕親臨問之榮洽生平惠流身後犬馬之誠銜佩罔極今所病遂篤慮必不起延首闕庭纏戀終日仰恃皇造宿眷之隆敢陳愚昧管窺之見臣聞爲治之要其略有五一者慎刑罰二者任賢能三者親忠信四者遠讒佞五者行黜陟夫刑罰明則姦宄息賢能用則功績著親忠信則視聽審遠讒佞則疑問絕黜陟行則貪叨改是以欽恤惟刑載在唐典知人則哲唯帝所難周書垂好德之文漢史列防姦之論考省幽明先王大典又八表既廣遠近事殊撫羣裔宜待之以寬信綏華甸宜惠之以明簡哀恤孤獨賑施困窮録功舊赦小罪經徭役薄賦斂脩福業禁淫祀願聽政餘暇賜垂覽察使子囊之誠重申於當能將墜之志獲用於明時壽夢時年四十八高祖文明太后親臨哀慟賜溫明祕器宕昌公王遇監護喪事贈衛大將軍太宰并州牧謚曰宣王內侍長董醜奴營墳墓將葬於城東高祖登城樓

以望之京都文士爲作哀詩及誄者百餘人乃詔爲叡立祀於都南二十里大道右起廟以時祭薦并立碑銘置守祀五家又詔褒叡圖其捍虎狀於諸殿命高允爲之讚京都士女詔稱叡美造新聲而絃歌之名曰中山王樂詔班樂府合樂奏之初叡女妻李沖兄子延寔次女又適趙國李恢子華女之將行也先入宮中其禮略如公主王女之儀太后親御太華殿寢其女於別帳叡與張祐侍坐叡所親及兩李家丈夫婦人列於東西廊下及車引太后送過中路時人竊謂天子太后嫁女叡之壻也假親姻義舊衰絰縞冠送喪者千餘人皆舉聲慟泣以耍榮利時謂之義孝叡既貴乃言家本太原晉陽遂移屬焉故其兄弟封爵多以并州郡縣薨後重贈叡父橋侍中征西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武威王誄曰定追策叡母賈氏爲妃立碑於墓左父子並壟城東相去里餘遷

浴後更徙壟太原晉陽

子襲字元孫年十四以父任擢爲中散仍總中部叡薨高祖詔襲代領都曹爲尚書令領吏部曹中部如其品職依典承襲文明太后令曰都曹尚書曹百寮之首民所具瞻襲年少智思未周其都曹尚書令可權記使閑習政事後用不晚終太后世寵念如初襲王爵例降爲公太后崩後襲仍在高祖左右然禮遇稍薄不復關與時事久之出爲鎮西將軍秦州刺史又轉并州刺史十七年與駕詣洛路幸其治供帳粗辦境內清靜高祖頗嘉之而民庶多爲立銘置於大路虛相稱美或曰襲所教也高祖聞而問之對不以實曰是面被責讓尚書奏免其官詔唯降號二等二十年以事爲中尉所糾會赦免語在常景傳景明二年卒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謚曰質

子忻襲爵爲太尉汝南王悅記室參軍建義初河陰遇害贈散騎常侍安北將軍肆州刺史謚曰穆

子子暄襲爵武定末齊州驃騎府功曹參軍齊受禪例降

忻弟誕字永安龍驤將軍正平太守亦於河陰遇害贈撫軍將軍并州刺史

子希雲舉秀才早亡

誕弟雍字永興司空城局參軍

子祖幹司徒行參軍并州刺史

雍弟永業司空參軍事

襲弟椿字元壽少以父任拜祕書中散尋以父憂去職後除羽林監謁者僕射母喪解任正始初拜中散出爲太原太守加鎮遠將軍坐事免椿儀侯千餘園宅華廣聲妓自適無乏於時或有勸椿仕者椿笑而不荅雅有巧思凡所營製可爲後法由是正光中元义將營明堂辟雍欲徵椿爲將作大匠椿聞而以疾固辭孝昌中尒朱榮既據并肆以汾州胡逆表加椿征虜將軍都督尉勞汾胡汾胡與椿比州服其聲望所在降下事寧授右將軍太原太守以預立莊帝之勞封遼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尋轉封眞定縣開國侯食邑七百戶除持節本將軍華州刺史尋轉使持節散騎常侍殷州刺史元曄立除都官尚書固辭不拜永熙中行冀州事尋除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瀛州刺史時有風雹之變詔書廣訪讜言椿乃上疏曰伏奉詔書以風雹厲威上動天睠訪讜辭於百辟詔輿誦於四海宸衷懇切備在綸祗承兢威心焉靡厭伏惟陛下啟籞應期叡育萬物承緩旒之艱運纂纖絲之危緒忘餐日昃求衣未明俾上帝下臨愍茲荼蔘永濟溝壑而滄浪降戾作

害中秋上帝照臨義不虛變竊惟風爲號令皇天所以示威譴者
氣激陰陽有所交諍殆行令殊節舒急失中之所致也昔洞雨千
里寔緣教祀之誠炎精三舍寧非善言之力謹不空發徵豈謬應
誰謂蓋高實符人事伏願陛下留心曲覽垂神遠察禮賢登士博
舉審官擢申滯怨振窮省役使夫滋水没川之彦畢居朝右儀表
丹青之位未或虛加圜土絶五毒之民挨日息千門之費巖巖廊
署無不遇之士忪忪惸獨荷酒帛之恩則物見昭蘊人知休泰徐
奏薰風之曲無論鴻鴈之歌豈不天人幸甚鬼神咸抃椿性嚴察
下不容姦所在吏民畏之重足天平末更滿還鄉初椿於宅構起
聽事極爲高壯時人忽云此乃太原王宅豈是太原王宅椿徙爲
本郡世皆呼爲王太原未幾忝朱榮居椿之宅榮封太原王焉至
於齊獻武王之居晉陽霸朝所在人士輻湊椿禮敬親知多所拯
接後以老病遂辭疾客居趙郡之西鯉魚祠山興和二年春卒時
年六十二贈使持節都督冀瀛二州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
射太尉公冀州刺史謚曰文恭及葬齊獻武王親自弔送椿妻鉅
鹿魏悅之次女明達有遠操多識往行前言隨夫在華州兄子建
在洛遇患聞而晨夜馳赴膚容虧損親類歎尚之余朱榮妻北鄉
郡長公主深所禮敬永安中詔以爲南和縣君內足於財不以華
飾爲意撫兄子收情同己子存採親類所在周洽椿各位終始魏
有力焉元象中卒贈鉅鹿郡君椿無子以兄孫叔明爲後
叔明太尉參軍事儀同開府祭酒死於晉陽無子以弟子暄子爲
後
叡弟湛字厚誠爲給事中安南將軍祠部尚書賜爵上黨公加散
騎常侍領太史事例降爲侯遷太常卿出爲持節安東將軍兗州

刺史還除光祿大夫卒於官贈帛五十匹

子翔字元鳳少以聰敏循良詔充內侍自太和初與李沖等奏決庶事迄於十六年賞賜前後累千萬是時政事多決於文明太后后好細察而翔恭謹慎密甚被知任遷洛兼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左丞襲爵遷輔國將軍太府少卿出爲濟州刺史卒贈大將軍肆州刺史子超襲

超字和善奉朝請并州治中超愛好人物輕財重義性豪華能自奉養每食必窮水陸之味年三十四卒

子景覽襲武定中衛將軍右光祿大夫齊受禪例降

景覽弟景招開府集曹參軍

超弟穆字思泰元象中上黨太守卒

穆弟綽字思和員外散騎侍郎上黨王天穆以爲北道行臺郎中尒朱榮代天穆爲大行臺仍爲吏部郎以預奉莊帝之勳封猗氏縣開國侯邑五百戶永安末除征西將軍幽州刺史不之任元曄立轉除驃騎大將軍并州刺史與和中卒

綽弟奭司徒中兵參軍

謐弟魏誠爲東宮學生拜給事中賜爵中都侯加龍驤將軍卒贈安南將軍冀州刺史謚曰恭

子靜字元安少有公幹拜中散襲爵例降爲伯除員外郎羽林監兼尚書郎以明法除廷尉評轉游擊將軍加冠軍將軍岐州刺史趙郡王謐虐害城民怨叛詔靜以驛慰喻咸即降下以奉使稱旨賜帛五百匹除趙郡太守以母老固辭不拜又授征虜將軍廷尉少卿有當官之稱坐公事左遷中散大夫以母憂去職孝昌初詔兼廷尉卿尋行定州事並固辭不起二年夏除長兼廷尉卿尋行

定州事至冬病卒年五十七贈撫軍將軍并州刺史謚曰貞無子
以從子伯豫爲後
伯豫襲爵武定中冀州開府錄事參軍齊受禪例降
魏誠弟亮字平誠承明初擢爲中散告沙門法秀反遷冠軍將軍
賜爵永寧侯加給事中出爲安西將軍泰州刺史後轉陝州刺史
坐事免卒於家
亮子洪壽早卒
子元景正光中許復先爵降爲伯卒無子
洪壽弟嶷字安壽除奉朝請稍遷中散大夫以疾歸鄉里遂移居
上黨年七十一卒
子夷宇景預有文才少工詩詠知名於世未官而卒
叡叔隆保冠軍將軍姑臧侯卒追贈安東將軍并州刺史鉅鹿公

王仲興趙郡南欒人也父天德起自細微至殿中尚書仲興幼而
端謹以父任早給事左右太和中殿內侍御中散武騎侍郎給事
中出入禁內十餘年轉冗從僕射猶參密近爲齊帥從駕征新野
有功除折衝將軍屯騎校尉又命率千餘騎破賊於鄧城除振威
將軍越騎校尉賜帛千匹高祖於馬圈自不豫大漸迄於崩仲興
頗預侍護達魯陽世宗即位轉左中郎將仍齊帥及帝親政與趙
脩並見寵任遷光祿大夫領武衛將軍仲興雖與脩並而畏慎自
退不若脩之倨傲無禮咸陽王禧之出奔也當時上下微爲駭震
世宗於乾脯山追仲興馳入金墉城安慰後與領王子勁共參機
要因自理馬圈侍疾及入金墉之功乞同元賞遂封上黨郡開國
公食邑二千戶自拜武衛及受封之日車駕每臨饗其宅世宗游

幸仲興常侍從不離左右外事得徑以聞百寮亦聳體而承望焉
兄可久以仲興故自散曾爲徐州征虜府長史帶彭城太守仲興
世居趙郡自以寒微云舊出京兆霸城故爲雍州大中正尚書後
以仲興開國公賞報過優北海王詳嘗面啟奏請降減事久不決
可久在徐州恃仲興寵勢輕侮司馬梁郡太守李長壽遂至忿諍
彭城諸沙門共相和解未幾復有所競可久乃令僮僕邀歐長壽
遂折其脅州以表聞北海王詳因百寮朝集廣色大言曰徐州名
藩先帝所重朝廷云何簡用上佐遂令致此紛紜以徹荒外豈不
爲國醜辱也衆亦莫有應者仲興是後漸疎不得徑入左右世宗
乃下詔奪其封邑出除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卒贈安東將軍青州
刺史

寇猛上谷人也祖父平城猛少以姿幹克虎賁稍遷羽林中郎從
高祖征南陽以擊賊不進免官世宗踐位復叙用愛其膂力置之
左右爲千牛備身歷轉遂至武衛將軍出入禁中無所抱忌自以
上谷寇氏得補燕州本中正而不能甄別士庶也家漸富修宅宇
高華妾隸充溢微榮弟姪然不及茹皓仲興也卒贈平北將軍燕
州刺史

趙脩字景業趙郡房子人父惠安後名謚都曹吏積勞補武陽令
脩貴追贈威烈將軍本郡太守及葬復贈龍驤將軍定州刺史脩
本給事東宮爲白衣左右頗有膂力世宗踐作仍充禁侍愛遇日
隆然天性闇塞不閑書疏是故不參文墨世宗親政旬月之間頻
有轉授歷員外通直散騎常侍鎮東將軍光祿卿每受除設宴世
宗親幸其宅諸王公卿士百寮悉從世宗親見其母脩能劇飲至
於逼勸觴酹雖北海王詳廣陽王嘉等皆亦不免必致困亂每適

郊廟脩常駿陪出入華林恒乘馬至于禁內咸陽王禧誅其家財
貨多賜高肇及脩脩之葬文也百寮自王公以下無不弔祭酒犢
祭奠之具塡塞門街於京師爲制碑銘石獸石柱皆發民車牛傳
致本縣財用之費悉自公家凶吉車乘將百兩道路供給亦皆出
官時將馬射世宗留脩過之帝如射宮脩又驂乘輅車旒竿觸東
門而折脩恐不逮葬日驛赴宅期左右求從及特遣者數十人脩
道路嬉戲殆無感容或與賓客敖掠婦女傾覩從者噂喧諠詬
曾無節莫不畏而惡之是年又爲脩廣增宅舍多所并兼洞門高
堂房廡周博崇麗擬於諸王其四面隣居賂入其地者侯天盛兄
弟越次出補長史大郡脩起自賤伍暴致富貴奢傲無禮物情所
疾因其在外左右或諷糾其罪自其葬父還也舊寵小薄初王顯
祇附於脩後因忿閒密伺其過短陷戮之而脩過短都不悛防顯

積其前後惡咎列脩葬父時路中淫亂不軌又云與長安人趙僧
擒謀臣玉印事高肇魏琛等構成其罪乃密以聞始琛及李馮等
曲事於脩無所不至懼相連及爭共糾摘助攻治之遂乃詔曰小
人難育朽棘不彫長惡不悛豈容撫養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領扈
左右趙脩昔在東朝選充臺皂幼所經見長難遺之故纂業之初
仍引西禁雖地微器陋非所宜採然識早念生遂陞名級自蒙洗
濯兇昏日共驟侯荐僑恩加輕慢不識人倫之禮不悟深淺之方
陵猰王侯輕辱卿相門竇卷士拜即不接詈氣豪心仍懷鄙塞比
聽葬父修暴繼聞居京造宅殘虐徒旅又廣張形勢妄生矯託與
雍州人趙僧擒等陰相傳納許受玉印不軌不物日月滋甚朕猶
愍其宿隸每加覆護而擅威弄勢侏張不已法家耳目並求憲網
雖欲捨之辟實難爽然楚屨既墜江君徘徊鍾牛一聲東向改曩

脩雖小人承侍在昔極辟之奏欲加未忍可鞭之一百徙敦煌爲
兵其家宅作徒即仰停罷所親在內者悉令出禁朕眛於處物育
茲豺虎顧尋往諺有愧臣民便可時勑申沒以謝朝野是日脩詣
領軍于勁第與之樗蒲簺未及畢而羽林數人相續而至稱詔呼
之脩驚起隨出路中執引脩馬詰領軍府琛與顯監決其罰先其
問事有力者五人吏迭鞭之占令必死旨決百鞭其實二百脩素
肥壯腰背博碩甚忍楚毒了不轉動鞭訖即召驛馬促之令發出
城西門不自勝舉縛置鞍中急驅馳之其母妻追隨不得與語行
八十里乃死初于后之及脩之力也脩死後領軍于勁猶追感舊
意經恤其家自餘朝士昔相宗承者悉棄絕之示已之疎遠焉
茹皓字公奇舊吳人也父讓之本名要隨劉駿巴陵王休若爲將
至彭城是時南土饑亂遂寓居淮陽上黨皓年十五六爲縣金曹
吏有姿貌謹恵南徐州刺史沈陵見而善之白隨入洛陽舉克高
祖白衣左右世宗踐祚皓侍直禁中稍被寵接世宗嘗拜山陵路
中欲引與同車皓奮衣將昇黃門侍郎元匡切諫乃止及世宗親
政皓眷賚日隆又以馬圈之勞當擬補員外將軍時趙脩亦被幸
妬害之求出皓爲外守皓亦慮見危禍不樂內宮遂超授濮陽太
守加厲威將軍其父因皓訟理舊勑先除兗州陽平太守賜以子
爵父子剖符名邦郡境相接皓晰然於去內不以疎外爲感及趙
脩等敗竟獲全免雖起微細爲守乃清簡寡事世宗幸鄴講武皓
啟求朝趨解郡授左中郎將領直閤寵待如前皓既宦達自云本
出鴈門鴈門人語附者乃因薦皓於司徒請爲肆州大中正府省
以聞詔特依許遷驃騎將軍領華林諸作皓性微工巧多所興立
爲山於天淵池西採掘北卹及南山隹石徙竹汝潁羅時其間經

搆樓館列於上下樹草栽木頗有野致世宗心悅之以時臨幸遷冠軍將軍仍驍騎將軍皓貴寵日升關與政事太傅北海王詳以下咸祗憚附之皓弟年尚二十擢補員外郎皓娶僕射高肇從妹於世宗爲從母迎納之日詳親詣之禮以馬物皓又爲弟聘安豐王延明妹延明恥非舊流不許詳勸彊之云欲覓官職如何不與茹皓婚姻也延明乃從焉皓頗敏慧折節下人而潛自經營陰有納受貨產盈積起宅宮西胡貴佛之及也是時世宗雖親萬務皓率常居內留宿不還傳可門下奏事未幾轉光祿少卿意殊不已方欲陳馬圈從先帝之勞更希進擢初脩皓之寵北海王詳皆附納之又直閤將軍劉胄本爲詳所薦常感詳恩密相承望並共來往高肇素疾諸王常規陷害既知詳與皓等交關相昵乃搆之世宗云皓等將有異謀世宗乃召中尉崔亮令奏皓胄常李賢陳掃靜四人擅勢納賄及私亂諸事即日執皓等皆詣南臺翌日奏處罪其晚就家殺之皓妻被髮出堂哭而迎皓徑入哭別食椒而死皓子懷朗仕至南青州刺史興和初以罪賜死子姪徙邊

胄率元孫河間人始爲北海王詳所舉六輔時出守本郡與皓俱赴鄴宮講武亦自乞留至洛久不叙用詳又爲啟晚乃拜將軍直閤

季賢起於主馬世宗初好騎乘因是獲寵位至殿中將軍司藥丞仍主厩閑與茹皓通知庶事勢望漸隆引其兄爲朝請直寢娶武昌王鑒妹季賢又將娶洛州刺史元拔女並結託帝戚以爲榮援云

掃靜徐義恭並彭城舊營人掃靜能爲世宗典櫛梳義恭善執衣服並以巧便旦夕居中愛幸相侔官叙不異掃靜妻義恭姊也情

相遺薄室家不諧義恭恒忿恨之親經世宗訴其欺侮世宗以其
左右兩護之二人皆承奉茹皓亦並加接眷而掃靜偏爲親密與
皓常在左右略不歸休皓敗掃靜亦死於家義恭小心謹慎謙退
少語皓等死後彌見幸信長侍左右典掌祕密世宗不豫義恭晝
夜扶侍崩于懷中靈太后臨政義恭語附元义又有淫宴多在其
完爲嘗藥次御出爲東秦州刺史建義後歷内外顯職武定初卒
於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

趙邕字令和自云南陽人潔白明髭眉曉了恭敏司空李冲之貴
寵也邕以少年端謹出入其家頗給按摩奔走之役冲亦深加接
念令與諸子游處人有束帶謁於冲者時託之以自通高祖太和
中給事

右至殿中監世宗即位及親政猶居本任微與趙脩結
然亦不甚相附也邕稍遷至殿中將軍猶帶監職方本怡

太和中歷郢州刺史淳家久之以邕寵召拜太常少卿尋爲荆州
大中正出除征虜將軍荆州刺史怡乃致其母喪葬於宛城之南
趙氏舊墟以老乞解州任遷幷光祿大夫轉金紫光祿卒贈鎮東
將軍相州刺史世宗哀出入郊廟脩恒以常侍侍中陪乘而邕兼
奉車都尉執轡同載時人竊論號爲二趙以趙出南陽徙屬荆州邕
轉給事中南陽中正以父爲荆州大中正乃罷轉長兼散騎侍郎
領左右直長出入禁中復爲荆州大中正邕弟尚中書舍人出除
南陽太守怡辭荆州也尚求解郡與父俱還未至京師道除步兵
校尉邕祖嶽舊塋代京喪自平城還塋南陽贈平遠將軍青州刺
史世宗崩邕兼給事黄門俄轉太府卿出除平北將軍幽州刺史
在州貪縱與范陽盧氏爲婚女父早亡其叔許之而母不從母北
平陽氏攜女至家藏避規免邕乃拷掠陽叔遂至於死陽氏訴冤

臺遣中散大夫孫景安研檢事狀邕坐處死會赦得免猶當除名
自理經年臨淮王或時爲廷尉久不斷決孝昌初卒
侯剛字乾之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也本出寒微少以善於鬥俎
進館出入久之拜中散累遷冗從僕射嘗食典御世宗以其質直
賜名剛焉稍遷奉車都尉右中郎將領刀劍左右加游擊將軍城
門校尉遷武衛將軍仍領典御又加通直散騎常侍詔曰太和之
季蟻寇侵彊先皇於不豫之中命師出討撫戎暴露觸御乖和朕
屬當監國弗獲隨侍而左右服事唯藉忠勤剛於違和之中辛勤
行館追遠錄誠宜先推叙其以剛爲右衛大將軍後領太子中庶
子世宗崩剛與侍中崔光迎肅宗於東宮尋除衛尉卿封武陽縣
開國侯邑千二百戶俄爲侍中撫軍將軍恒州大中正遷衛將軍
表讓侍中詔不許進爵爲公以給侍之勞加賞散伯熙平初除左

衛將軍餘官如故侍中游肇出爲相州剛言於靈太后曰昔高氏
擅權游肇抗衡不屈先帝所知四海同見而出牧一藩未盡其美
宜還引入以輔聖主太后善之剛寵任既隆江陽王繼尚書長孫
稚皆以女妻其子司空任城王澄以其起由膳宰頗竊侮之云此
近爲我舉食然公坐對集敬遇不虧後剛坐掠殺試射羽林爲御
史中尉元匡所彈廷尉處剛大辟尚書令任城王澄爲之言於靈
太后侯剛歷仕前朝事有可取纖芥之疵未宜使致於法靈太后
乃引見廷尉卿裴延儁少卿袁翻於宣光殿問曰剛因公事掠人
邂逅致死律文不坐卿處其大辟竟何所依翻對曰案律邂逅不
坐者謂情理已露而隱避不引必須筆撻取其款言謂過撻以理
之類至於此人問則具首正宜依犯結案不應橫加筆扑兼剛口
唱打殺過築非理本有殺心事非邂逅處之大辟未乖憲典太后

曰卿等且還當別有判於是令曰廷尉執處侯剛於法如猛剛既意在爲公夫宜便依所執但輕勤民命理無全捨可削封三百戸解尚衣典御剛於是頗爲失意剛自太和進食遂爲典御歷兩都三帝二太后將三十年至此始解未幾加散騎常侍御史中尉元匡之廢也太后詔代匡者剛爲太傅清河王懌所舉遂除車騎將軍領御史中尉常侍衛尉如故及領軍元义執政擅權樹結親黨剛長子义之妹夫乃引剛爲侍中左衛將軍還領尚食典御以爲枝援俄加車騎大將軍領左右復前削之封尋加儀同復領御史中尉剛啟軍旅稍興國用不足求以封邑俸粟賑給征人肅宗許之孝昌元年除領軍餘官如故初元义之解領軍也靈太后以义腹心尚多恐難卒制故權以剛代之示安其意尋出爲散騎常侍冀州刺史將軍儀同二司剛行在道詔曰剛因緣時會恩隆自久擢於凡品越昇顯曾往以微勤賞同利建龍靈之極超絶夷等會無犬馬識主之誠方懷景鏡返噬之志與權臣元义婚姻朋黨虧違典制長直禁中一出一入迭爲姦防又與劉騰共爲心膂間隔二宮逼脅內外且位居綱憲糾察是司宜立格言勢尚漕準方嚴楚撻枉服貞良專任凶威以直爲曲不忠不道深暴民聽附下罔上事彰幽顯莫大之罪難從宥原封爵之科理宜追奪可征虜將軍餘悉削黜剛終于家永安中贈司徒公

剛長子詳自奉朝請稍遷通直散騎侍郎寇軍將軍主衣都統剛以上谷先有侯氏於是始家焉正光中又請以詳爲燕州刺史將軍如故欲爲家世之基尋進後將軍五年拜司徒左長史領嘗藥典御燕州大中正與和中驃騎將軍殷州刺史還朝久而卒

鄭儼字季然滎陽人容貌壯麗初爲司徒胡國珍行參軍因緣爲

靈太后所幸時人未之知也遷員外散騎侍郎直後靈太后廢蕭寶夤西征以儼爲開府屬孝昌初太后反政儼請使還朝復見寵待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領營食典御晝夜禁中寵愛尤甚儼每休沐太后常遣閹豎隨侍儼間見其妻唯得言家事而已與徐紇俱爲舍人儼以紇有智數乃爲謀主紇以儼寵幸既盛傾身承接共相表裏勢動內外城陽王徽徵與之合當時政令歸於儼等遷通直郎散騎常侍平東將軍武衛將軍華林都將右衛將軍散騎常侍中軍將軍中書令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加侍中太保錄尚書事出倉卒天下咸言儼計也尒朱榮舉兵向洛以儼紇爲辭榮逼京師儼紇歸鄉里儼從兄仲明先爲榮陽太守至是儼與仲明欲據郡起兵尋爲其部下所殺與仲明俱傳首洛陽

子文寬從出帝殺關西

徐紇字武伯樂安博昌人也家世寒微紇少好學有名理頗以文詞見稱察孝廉對策上第高祖拔爲主書世宗初除中書舍人詔附趙脩遷通直散騎侍郎及脩誅坐黨徙枹罕雖在徙役志氣不撓故事捉逃役流兵五人流者聽免紇以此得還久之復除中書舍人太傅清河王懌又以文翰待之及領軍元义之害懌也出爲鴈門太守紇稱母老解郡還鄉會家未幾尋入洛仍執事义大得义意及义父繼西鎮潼關以紇爲從事中郎尋以母憂歸鄉里靈太后反政以紇曾爲懌所顧待復起爲中書舍人紇又曲事鄭儼是以特被信任俄遷給事黃門侍郎仍領舍人總攝中書門下之事軍國詔命莫不由之時有急速令數吏執筆或行或卧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雖無雅才亦可通情時黃門侍郎太原王遵業琅邪王誦並稱文學亦不免爲紇秉筆求其指授尋加鎮南

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黃門舍人如故紀機辯有智數當公斷決終日不以爲勞長直禁中略無休息時復與沙門講論或分宵達曙而心力無怠道俗歎服之然性浮動慕權利外似謇正內實諂諛時豪勝己必相陵駕書生貧士矯意禮之其詭態若此有識鄙薄焉紀既處腹心參斷機密勢傾一時遠近填湊與鄭儼李神軌寵任相亞時稱徐鄭焉然無經國大體好行小數說靈太后以鐵券間尒朱榮左右榮知深以爲憾啟求誅之榮將入洛既剋河梁紀矯詔夜開殿門取驊騮御馬十匹東走兗州紀弟獻伯爲北海太守獻伯弟季彥先爲青州長史紀時使人告之亦將家南走羊侃時爲太山太守紀往投之說侃令舉兵侃從之遂聚兵反共紀圍兗州孝莊初遣侍中于暉爲行臺與齊獻武王督諸軍討之紀慮不免說侃請乞師於蕭衍侃信之遂棄衍文筆駁論數十卷多有遺

落時或存於世焉

史臣曰闕

魏書卷九十四

列傳閹官第八十二

宗愛

仇洛齊

段霸

王琚

趙黑

孫小

張宗之

劇鵬

張祐

抱嶷

王遇
苻承祖
王質
李堅
秦松
白整
劉騰
賈粲
楊範
成軼
王温
孟鸞

平季
封津
劉恩逸

夫宫腐之族置於閽寺取則天象事歷百王身乖全品任事宫掖親由蠶猥恩生趨走便僻俯仰當寵擅權斯則伊戾豎刁因而禍兩國石顯張讓所以翦二京也豈非形質既虧生命易忽譬之胥靡不懼登高此亦苟且之事由變不已也王者殷鑒宜改往轍而後庭婉孌遊宴之地椒壺留連終見任使巧佞由之而自達權幸俄然而復歸斯蓋其由來遠矣非一朝一世也魏氏則宗愛殺帝害王劉騰廢后戮相其間竊官竊盜財賄乘勢使氣爲朝野之患者何可勝舉今謹錄其尤顯焉

宗愛不知其所由來以罪爲閹人歷碎職至中常侍正平元年正

月世祖大會於江士班賞羣臣以愛爲秦郡公恭宗之監國也每事精察愛天性險暴行多非法恭宗每銜之給事侏尼道盛侍郎任平城等任事東宮微爲權勢世祖頗聞之二人與愛並不睦爲懼道盛等案其事遂構告其罪詔斬道盛等於都街時世祖震怒恭宗遂以憂薨是後世祖追悼恭宗愛懼誅遂謀逆二年春世祖暴崩愛所爲也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吳興公和疋侍中太原公薛提等祕不發喪延疋二人議以高宗沖幼欲立長子徵秦王翰羣之祕室提以高宗有世嫡之重不可廢所宜立而更求君延等猶豫未決愛知其謀始愛負罪於東宮而與吳王余素協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矯皇后令徵延等延等以愛素賤弗之疑皆隨之入愛先使閹豎三十人持仗於宮內及延等入以次收縛斬於殿堂執秦王翰殺之於永巷而立余余以愛爲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祕書封馮翊王愛既立余位居元輔錄三省兼摠戎禁坐召公卿權恣日甚內外憚之羣情咸以爲愛必有趙高閻樂之禍余疑之遂謀奪其權愛憤怒使小黃門賈周等夜殺余事在余傳高宗立誅愛周等皆具五刑夷三族

仇洛齊中山人本姓侯氏外祖父仇欵始冒馮翊重泉欵石虎末徙鄴南枋頭仕慕容暐爲烏丸護軍長水校尉生二子長曰嵩小曰騰嵩仕慕容垂遷居中山位殿中侍御史嵩有二子長曰廣小曰盆北雅本有嵩妹子三字浴齊生而非男嵩養爲子因爲之姓仇初嵩長女有姿色克冉閔宮闈閔破入慕容儁又轉賜盧豚生子魯元有寵於世祖而知外祖嵩已死唯有三舅每言於世祖世祖爲訪其舅是時東方罕有仕者廣盆皆不樂入平城洛齊獨請行曰我養子兼人道不全當爲兄弟試禍福也乃乘驢赴京魯元侯知將至結從

者百餘騎迎于桑乾河見而下拜從者亦同致敬入言于世祖世祖問其才用所宜將授之以官魯元曰臣舅不幸生爲閹人唯合與陛下守宮闈耳而不言其養子世祖矜焉賜以奴馬引見尋拜武衛將軍俄而賜爵文安子稍遷給事黃門侍郎魏初禁網疏闊民戶隱匿漏脫者多東州既平綾羅戶民樂葵因是請採漏戶供爲綸綿自後逃戶占爲細繭羅穀者非一於是雜營戶帥遍於天下不屬守宰發賦輕易民多私附戶口錯亂不可檢括洛齊奏議罷之一屬郡縣從平涼州以功超遷散騎常侍又加中書令寧南將軍進爵零陵公拜侍中平遠將軍冀州刺史爲內都大官與安二年卒謚曰康

養子儼襲柔和

文有長者風太和中爲虎牢鎮將初洛齊貴盛之後廣益坐他

世祖以其非仇氏子不與焉還取侯家近屬

以儼爲子後欲還本而廣有女孫配南安王楨生章武王彬即中山王英弟也仇妃聞而請儼曰由我仇家富貴至此奈何一旦孤背恩養也禎時在內都主司品臣儼隸於楨畏憚之遂不敢九年卒謚曰靜

子振襲稍遷至中堅將軍長水校尉廣益並善營產業家于中山號爲巨富子孫仕進至州主簿

騰曾孫儁位至龍驤將軍驍騎將軍廣武令太祖初遣騎略地至鴈門段霸鴈門原平人父乾慕容垂虜霸年幼見執因被宮刑乾壽率鄉部歸化雲中霸少以謹敏見知稍遷至中常侍中護軍將軍殿中尚書領壽安少府賜爵武陵公出爲安東將軍定州刺史世祖考內外大明黜陟前定州治中張渾屯告霸前在定州濁貨貪穢便道致財歸之鄉里召霸定對

霸不首引世祖以霸近臣而不盡實田此益怒欲斬之恭宗進請
遂免霸爲庶人
霸從弟榮雍州別駕兄弟諸從遂世居廣武城修飾有士風
王琚高平人自云本太原人高祖始晉豫州刺史琚以泰常中被
刑入宮禁小心守節久乃見叙用稍遷爲禮部尚書賜爵廣平公
加寧南將軍高祖以琚歷奉先朝志在公正授散騎常侍後爲侍
中征南將軍冀州刺史假廣平王徵還進爵爲征南將軍進爵高平
王侍中如故遣還冀州高祖文明太后東巡冀州親幸其家存問
周至還京以其年老拜散騎常侍養老於家前後賜以車馬衣服
雜物不可稱計後降爵爲公扶老自平城從遷洛邑高祖以其朝
舊遣左右勞問琚附表自陳初至家多乏蒙賜帛二百疋常飲
牛乳色如處子太和二十年冬卒時年九十贈征南將軍冀州刺

史謚曰靖
養子寄生未襲而亡
子蓋海襲祖琚爵初琚年七十餘賜得世祖時宮人郭氏本鍾離
人明嚴有毋德内外婦孫百口奉之詡若嚴君家内以治蓋海官
至青州樂陵太守
趙黑字文靜初名海本涼州隸戶自云其先河内温人也五世祖
術晉末爲平遠將軍西夷校尉因居酒泉安彌縣海生而涼州平
没入爲閹人因改名爲黑有容貌恭謹小心世祖使進御膳出入
承奉初無過行遷侍御典監藏舜安遠將軍賜爵雕陽侯轉選部
尚書能自謹厲當官任舉頗得其人加侍中進爵河内公顯祖將
傳位京兆王子推訪諸羣臣百官唯唯莫敢先言者唯源賀等詞
義正直不肯奉詔顯祖怒變色復以問黑黑曰臣愚無識信倩率

意伏惟陛下春秋始富如日方中天下說其盛明萬物懷其光景元元之心願終萬歲若聖性淵遠欲願神味道者臣黑以死奉戴皇太子不知其他顯祖默然良久遂傳祚于高祖黑得幸兩宮祿賜優厚是時尚書李訢亦有寵于顯祖與黑對綰選部訢奏中書侍郎崔鑒爲東徐州北部主書郎公孫處顯爲荆州選部監公孫邃爲幽州皆曰有能也實有私焉黑疾其虧亂選體遂爭於殿庭曰以功授官因爵與祿國之常典中書侍郎尚書主書郎諸曹監勳能俱立不過列郡今訢皆用爲方州臣實爲惑顯祖疑之曰公孫邃且止邃最爲訢厚於是黑與訢遂爲深隙訢竟列黑爲監藏時多所截没先是法禁寬緩百司所典與官並食故多所損折遂黜爲門士黑自以爲訢所陷歎恨終日廢寢忘食規報前怨踰年還入爲侍御散騎常侍侍中尚書左僕射復兼選部如昔黑告訢

專恣訢遂出爲徐州及其將獲罪也黑構成以誅之然後食甘寢安志在於職事出爲假節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進爵爲王克已清儉憂濟公私時有人欲行私賂黑曰高官祿厚足以自給賣公營私本非情願終無所納高祖文明太后幸中山聞之賜帛五百匹穀一千五百石轉冀州刺史太和六年秋薨於官詔贈絹四百五十匹穀一千斛車牛二十乘致柩至都追贈司空公謚曰康黑養族弟趙奴第四子熾爲後

熾字貴樂初爲中散襲黑爵後降爲公官至揚州安南府長史加平遠將軍元嵩之死壽春也熾處分安輯徵有聲稱神龜中卒贈光州刺史黑爲定州與熾納鉅鹿魏幹女有三子

長子探字景則襲父侯爵官至樂陵太守卒贈左將軍滄州刺史

探弟儁之字仲彥輕薄無行爲給事中轉謁者僕射爲劉騰養息

猶以閹官餘資賂遺權門頻歷顯官而卒

孫小字茂翹咸陽石安人父瓚姚泓安定護軍爲赫連屈丐所侵人懷危懼亡奔者相屬瓚獨率衆拒守見殺小沒入官刑會魏平統萬遂徙平城內侍東宮以聰識有智略稱未幾轉西臺中散每從征伐屢有戰功多獲賞賜世祖幸瓜步慮有北寇之虞乃加小左衛將軍賜爵泥陽子除留臺將軍車駕還都遷給事中綿太僕曹乃請文瓚贈謚求更改葬詔贈振威將軍秦州刺史石安縣子謚曰戴轉小領駕部課理有方畜牧蕃息出爲宛軍將軍并州刺史進爵中都侯州內四郡百餘人詣闕頌其政化後遷冀州刺史聲稱微少於前然所在清約當時牧伯無能及也性頗忍酷所養子息驅逐鞭撻視如仇讎小之爲并州以郭祚爲主簿重祚門才兼任之以書記時人多之

張宗之字益宗河南輦人家世寒微父孟舒劉裕西征假洛陽令及宗之貴幸高宗贈孟舒平南將軍洛州刺史輦縣侯謚曰貞初緱氏宗文邕聚黨於伊闕謀反逼憺孟舒等文邕敗孟舒走免宗之被執入京克腐刑以忠厚謹慎擢爲御史中散賜爵輦縣侯遂闕四字常侍儀曹庫部二曹尚書領中秘書進爵彭城公出爲散騎常侍寧西將軍東雍州刺史以在官有稱入爲內都大官出除散騎常侍鎮東將軍冀州刺史又例降爲侯太和二十年卒年六十九贈建節將軍懷州刺史謚曰敬

宗之兄鸞旗中書侍郎東宮中庶子兼宿衛給事加寧遠將軍賜爵洛陽男轉殿中給事中常侍卒贈洛州刺史謚曰靖始宗之納南來殷老祖妻蕭氏劉義隆儀同三司思話弟思慶女也多悉婦人

儀飾故事太和中初制六宮服章蕭被命在內頃見訪採數蒙賜
賚蕭兄子超業後名彥幼隨姑入國娶李洪之女賴其給贍以自
濟歷位太尉長史武衛將軍齊州刺史散騎常侍中軍將軍金紫
光祿大夫彥時來往蕭寶寅致敬稱名呼之為尊彥於河陰遇害
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子百年西河太守宗之養兄子襲紹爵
襲字子業高祖初除主中文散稍遷員外郎京兆王大農久之除
義陽太守為司空劉騰諮議參軍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光祿大夫
太昌初卒年七十七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
子顯邵郡太守卒贈荊州刺史
顯弟璟中散大夫
璟弟瑋武定中豫州征西府長史諸中官皆世衰唯趙黑及宗之

後家僮數百通於士流
劇鵬高陽人粗覽經史閑曉吏事與王質等俱充宦官性通率不
以閹閣為恥文明太后時亦見眷遇為給事中高祖遷洛常為宮
官事幽后之惑薩菩薩也鵬密諫止之不從遂發憤而卒
兄買奴亦為宦者歷位幽州刺史才志遠不及鵬是時有季豐之
徒數人皆被眷寵出入禁闥並致名位積貲巨万第宅華壯文明
太后崩後乃漸衰矣
張祐字安福安定石唐人父成扶風太守世祖末坐事誅祐充腐
刑積勞至曹監中給事賜爵黎陽男稍遷散騎常侍都綰內藏曹
時文明太后臨朝中官用事祐以左右供承合旨寵幸冠諸閹官
特遷為尚書加安南將軍進爵隴東公仍綰內藏曹未幾監都曹
加侍中與王叡等俱入八議太后嘉其忠誠為造甲宅宅成高祖

太后親率文武往燕會焉拜散騎常侍鎮南將軍尚書左僕射進爵新平王受職于太華庭備威儀於宮城之南觀者以爲榮高祖太后親幸其宅饗會百官祐性恭密出入機禁二十餘年未曾有過由是特被恩寵歲月賞賜家累巨萬與王質等十七人俱賜金券許以不死太和十年薨時年四十九高祖親臨之詔湯臚典護喪事賜帛千匹贈征南大將軍司空公諡曰恭莊日車駕親送出郊

祐養子顯明後名慶少歷內職有姿貌江陽王繼以女妻之襲爵降爲隴東公又降爲侯遷洛廢替二十餘年虛爵而已熙平初爲員外常侍兼衛尉少卿以元乂姊壻故越次而授焉神龜二年冬靈太后爲肅宗采名家女慶女入克世婦未幾爲嬪卽乂甥也正光三年正少卿尋出爲將軍高平鎮將卒

子逌洛襲

抱嶷字道德安定石唐人居於直谷自言其先姓杞漢靈帝時杞匡爲安定太守董卓時懼誅由是易氏卽家焉無得而知也幼時隴東人張乾王反叛家染其逆及乾王敗父睹生逃逸得免嶷獨與母沒內京都遂爲宦人小心愼密恭以奉上沉跡冗散經十九年後以忠謹被擢累遷爲中常侍安西將軍中曹侍御尚書賜爵安定公自總納言職當機近諸所奏議必致抗直高祖文明太后嘉之以爲殿中侍御尚書領中曹如故以統宿衛俄加散騎常侍高祖太后每出遊幸嶷多驂乘入則後宮導引太后既寵之乃徵其父睹生拜太中大夫賞賜衣馬睹生將還見於皇信堂高祖執手謂之曰老人歸途幾日可達好愼行路太和十二年遷都曹加侍中祭酒尚書領中曹侍御後降爵爲侯睹生卒贈秦州刺史諡

曰靖賜黃金八十斤繒綵及絹八百疋以供喪用并別使勞慰加
嶷大長秋卿嶷老疾請乞外祿乃以爲鎮西將軍涇州刺史特加
右光祿大夫將之州高祖餞於西郊樂陽殿以御白羽扇賜之十
九年被詔赴洛以刺史從駕南征常參侍左右以嶷耆舊每見勞
問數追稱嶷之正直命乘馬出入行禁之開與司徒馮誕同例軍
回還州自以故老前宮爲政多守往法不能遵用新制侮慢舊族
簡於接禮天性酷薄雖弟姪甥壻略無存潤後數年卒於州先以
從弟老壽爲後又養太師馮熙子次興嶷死後二人爭立嶷妻張
氏致訟經年得以熙子爲後老壽亦仍陳訴終獲紹爵次興還於
本族給奴婢三十口嶷前後賜賞奴婢牛馬蓋數百千他物稱是
老壽凡薄酒色肆情御史中尉王顯奏言風聞前洛州刺史陰平
子石榮積射將軍抱老壽恣蕩非軌易室而姦朦聲布於朝野醜
音被於行路即攝鞫問皆與風聞無差犯禮傷化老壽等即主謹
案石榮籍貫兵伍地隔宮流處世無入朝之期在生絕冠冕之望
遭時之運逢非次之擢以犬馬延慈簪履恩念自微至貴位階方
岳不能懷恩感德上酬天施廼彰遐邇鄉穢京墟老壽種類無
聞氏姓莫紀丐乞刑餘之家寢養閹人之室蒙國殊澤預班爵序
正宜治家假內（嶷）致誠閨庭方恣其淫姦換妻易妾榮前在洛州
遠迎老壽妻常氏兵人千里疲於道路老壽同敝笥之在梁若其
原（嶷）之無別男女三人莫知誰子人理所未聞鳥獸之不若請以
見事免官付廷尉理罪湯臚削爵詔可老壽妻常氏萬敵弟女也
老壽死後收紀家業稍復其舊奴婢尚六七百人三女並嬪貴室
爲老壽祖父皆造碑銘自洛就鄉而建之西方云真谷出二貴人
石榮者從主書稍進爲州自被劾後遂便廢頓

子長宣武定中南兗州刺史與侯景反伏法
王遇字慶時本名他惡馮翊李潤鎮羌也與雷光不蒙俱爲羌中
彊族自云其先姓王後改氏鉗耳世宗時復改爲王焉自晉世已
來恒爲渠長父守貴爲郡功曹卒遇既貴追贈安西將軍秦州刺
史澄城公遇坐事腐刑爲中散遷內行令中曹給事中加員外散
騎常侍右將軍賜爵富平子遷散騎常侍安西將軍進爵宕昌公
拜尚書轉吏部尚書仍常侍例降爲侯出爲安西將軍華州刺史
加散騎常侍幽后之前廢也遇頗言其過及後進幸高祖對李沖
等申后無咎而稱遇謗議之罪沖言枭爾遇合死也高祖曰遇舊
人未忍盡之當止黜廢耳遂遣御史馳驛免遇官奪其爵收衣冠
以民還私第世宗初兼將作大匠未幾拜光祿大夫復奪爵廢后
馮氏之爲尼也公私罕相供恤遇自以常更奉接往來祇謁不替
舊敬衣食雜物每有薦奉后皆受而不讓又至其館遇夫妻迎送
謁伏侍立執臣妾之禮遇性巧彊於部分北都方山靈泉道俗居
宇文明太后陵廟洛京東郊馬射壇殿脩廣文昭太后墓園太極
殿及東西兩堂內外諸門制度皆遇監作雖年在耆老朝夕不倦
跨鞍驅馳與少壯者均其勞逸又長於人事留意酒食之間每逢
寮舊具設餚果觴膳精豐然競於榮利趨求勢門趙脩之寵也遇
往還宗承受勑爲之監作第宅增於本旨答擊作人莫不嗟怒卒
于官初遇之疾也太傅北海王與太妃俱往臨問視其危慴爲之
泣下其善奉諸貴致相悲悼如此贈使持節鎮西將軍雍州刺史
侯如故始遇與抱嶷並爲文明太后所寵前後賜以奴婢數百人
馬牛羊他物稱是二人俱號富室
遇養弟子廣本郡太守稍遷至右軍將軍襲爵宕昌侯產業有過

于謹時
苻承祖略陽氐人也因事爲閹人文明太后所寵自御庶令遷中部給事中散騎常侍輔國將軍賜爵略陽侯兼典選部事中部如故轉吏部尚書仍領中部高祖爲造甲第數臨幸之進爵略陽公安南將軍加侍中知都曹事初太后以承祖居腹心之任許以不死之詔後承祖坐贓應死高祖原之削職禁錮在家授悖義將軍佽濁子月餘遂死
王質字紹奴高陽易人也其家坐事幼下蠶室頗解書學爲中曹吏內典監稍遷祕書中散加寧朔將軍賜爵永昌子領監御遷爲侍御給事又領選部監御二曹事復特加前將軍進爵魏昌侯轉選部尚書加員外散騎常侍出爲鎮遠將軍瀛州刺史質在州十年風化粗行察姦糾慝冤枉民庶畏服之而刑政刻峻多所笞戮號爲威酷高祖頗念其忠勤宿舊每行留大故馮司徒亡廢后陸虡穆泰等事皆賜質以璽書手筆莫不委至同之戚貴質皆寶掌以爲榮入爲大長秋卿未幾而卒
李堅字次壽高陽易人也高宗初因事爲閹人文明太后臨朝稍遷至中給事中賜爵魏昌伯小心謹慎常在左右雖不及王遇王質等而亦見任用高祖遷洛轉被委授爲太僕卿檢課牧產多有滋息世宗初出爲安東將軍瀛州刺史本州之榮同於王質所在受納家產巨萬值京兆王愉反於冀州堅勤舉征愉爲愉所破代還遇風疾拜光祿大夫數年卒贈撫軍將軍相州刺史賜帛五百匹以弟子曇景爲後襲爵魏昌伯爲羽林監直後
秦松不知其所由太和末爲中尹遷長秋卿賜爵高都子有罪免世宗復其爵起爲光祿大夫領中常侍遷平北將軍領長秋卿出

爲散騎常侍安北將軍并州刺史卒贈大將軍肆州刺史謚曰定
白整者亦因事腐刑少掌宮掖碎職以恭敏著稱稍遷至中常侍
太和末爲長秋卿賜爵雲陽男世宗封其妻王氏爲雲陽縣君卒
贈平北將軍并州刺史
劉騰字青龍本平原城民徙屬南兗州之譙郡幼時坐事受刑補
小黃門轉中黃門高祖之在懸瓠騰使詣行所高祖問其中事騰
具言幽后私隱與陳留公主所告符協由是進冗從僕射仍中黃
門後與茹皓使徐兗采召民女及還遷中給事稍遷中尹中常侍
特加龍驤將軍後爲大長秋卿金紫光祿大夫太府卿肅宗踐極
之始以騰預在宮衛封開國子食邑三百戶是年靈太后臨朝以
與于忠保護之勳除崇訓太僕加中侍中改封長樂縣開國公食
邑一千五百戶拜其妻時張作驥爲鉅鹿郡君每引入內受賞賚亞於

諸主外戚所養二子爲郡守尚書郎騰曾疾篤靈太后慮或不救
遷衛將軍儀同三司餘官仍舊後疾瘳騰之拜命肅宗當爲臨軒
會其日大風寒甚而罷乃遣使持節授之騰幼克宮役手不解書
裁知署名而已姦謀有餘善射人意靈太后臨朝特蒙進寵多所
干託內外碎密栖栖不倦洛北永橋太上公太上君及城東三寺
皆主脩營吏部嘗望騰意奏其弟爲郡帶戍人資乖越清河王懌
抑而不與騰以爲恨遂與領軍元义害懌廢靈太后於宣光殿宮
門晝夜長閉內外斷絕騰自執管鑰肅宗亦不得見裁聽傳食而
已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饑寒又使中常侍賈粲假言侍肅宗書密
令防察又以騰爲司空公表裏擅權共相樹置又爲外禦騰爲內
防迭直禁闥共裁刑賞騰遂與崔光同受詔乘步挽出入殿門四
年之中生殺之威決於义騰之手八座九卿旦造騰宅參其顏色

然後方赴省府亦有歷日不能見者公私屬請唯在財貨舟車之利水陸無遺山澤之饒所在固護剝削六鎮交通互市歲入利息以巨萬計又頗役嬪御時有徵求婦女器物公然受納逼奪隣居廣開室宇天下咸患苦之正光四年三月薨于位年六十贈帛七百匹錢四十萬蠟二百斤鴻臚少卿護喪事中官爲義息衰絰者四十餘人騰之初治宅也奉車都尉周特爲之筮不吉深諫止之騰怒而不用特告人曰必困於三月四月之交至是果死廳事南成陳屍其下追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太尉公冀州刺史騰之薤日閽官爲義服杖絰衰縞者以百數朝貴皆從軒蓋塡塞相屬郊野魏初以來權閹存亡之盛莫及焉靈太后反政追奪爵位發其家散露骸骨沒入財産後騰所養一子叛入蕭衍太后大怒因徙騰餘養於北裔尋遣密使追殺之於汲郡

賈粲字季宣洒泉人也太和中坐事刑頗涉書記世世宗末漸被知識得克內侍自崇訓丞爲長兼中給事中中嘗藥典御轉長兼中常遷光祿少卿光祿大夫靈太后之廢粲與元乂劉騰等伺帝動靜右衛奚康生之謀殺乂也靈太后甫宗同升於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階下康生既被囚執粲紿太后曰侍臣懷恐不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適下殿粲便扶肅宗於東序前御顯陽還閉太后於宣光殿粲既乂黨威福亦震於京邑自云本出武威魏太尉文和之後遂移家處焉時武威太守韋景承粲意以其兄緒爲功曹緒時年向七十未幾又以緒爲西平太守比景代下巳轉武威太守靈太后反政欲誅粲以乂騰黨與不一恐驚動內外乃止出粲爲濟州刺史未幾遣武衛將軍刁宣馳驛殺之資財沒於縣官

楊範字法僧長樂廣宗人也高宗時坐宗人劫賊被誅範宮刑爲王琚所養恩若父子往來出入其家範爲中謁者轉黃門中謁者僕射中給事中射聲校尉加寧遠將軍爲中尹世宗崩高陽王雍摠政出爲白水太守加龍驤將軍靈太后臨朝徵爲常侍崇訓太僕卿領中嘗藥典御賜爵華陰子爲平西將軍華州刺史中官侍貴者靈太后皆許其方岳以範年長拜跪爲難所司非要故得早遂其請父子納貨勞役兵民爲御史所糾子遂逃竄範事得散赴京師遂廢於家後靈太后念範勤舊乃以範爲中侍中安南將軍尋進鎮南將軍崇訓太僕華州大中正卒贈征西將軍秦州刺史成軌字洪義上谷居庸人少以罪刑入事宮掖以謹厚稱除中謁者僕射高祖意有所欲軌瞻候容色時有奏發輒合帝心從駕南征專進御食于時高祖不豫常居禁中晝夜無懈車駕還賜帛百匹景明中嘗食典御丞僕射如故轉中給事中步兵校尉勑侍東宮延昌末還中常侍中嘗食典御光祿大夫賜始平伯綬京染都將轉崇訓太僕少卿遭母憂詔遣主書常顯景弔慰又起爲本官進安東將軍崇訓衛尉卿久之超遷中侍中撫軍將軍典御崇訓如故尋除中軍將軍燕州大中正孝昌二年以勤舊封始平縣開國伯食邑三百戶肅宗所幸潘嬪以軌爲假父頗爲中官之所敬憚建義初軌迎於河陰詔令安慰宮內進爵爲侯增戶三百并前六百戶遷衛將軍其年八月卒贈車騎大將軍雍州刺史謚曰孝惠

養弟子仲慶襲歷位鎮軍將軍光祿大夫卒

子胎襲齊受禪例降

王温字桃湯趙郡欒城人父冀高邑令坐事被誅温與兄繼叔俱

克宦者高祖以其謹慎補中謁者小黃門轉中黃門鈎盾令稍遷
中嘗食典御中給事中給事東宮加左中郎將世宗之崩羣官迎
肅宗於東宮温於卧中起肅宗與保母扶抱肅宗入踐帝位高陽
王雍既居冢宰處中人朋黨出爲鉅鹿太守加龍驤將軍靈太后
臨朝徵還爲中常侍光祿大夫賜爵樂城伯安東將軍領崇訓太
僕少卿特除使持節散騎常侍撫軍將軍瀛州刺史還除中侍中
進號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光祿大夫遷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光祿勳
卿侍中如故孝昌二年封樂城縣開國侯邑六百戶温後自陳本
陽平武陽人於是改封武陽縣開國侯邑如故建義初於河陰遇
害年六十六永安初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

孟鸞字龍兒不知何許人坐事充閹人文明太后時王遇有寵鸞

以謹敏爲遇左右往來方山營諸寺舍由是漸見眷識靈太后臨
朝爲左中郎將中給事中素被病面常覘里於九龍殿下暴疾半
身不攝扶載歸家其夜亡鸞初出靈太后聞之曰鸞必不濟我爲
之憂及奏其死爲之下淚曰其事我如此不見我一日忻樂時也
遂賜帛三百匹黃十匹以供喪用七日靈太后爲設二百僧齋賜
助施五十匹同類榮焉

平季字稚穆燕國薊人祖濟武威太守父雅州秀才與沙門法秀
謀反伏誅季坐腐刑入事宮掖久之除小黃門以忤旨出爲潞縣
令不拜仍除奉朝請靈太后反政授寧朔將軍長水校尉領黃門
令轉前軍將軍中給事中時四方多事太后每令季出使於外後
慰勞西軍還至潼關華州羌人舜明等據險作逆都督姜道明不
能進討會舜明遣十餘人詐降入道明軍闕遂散出爲新興太守

肅宗崩與尒朱榮等議立莊帝莊帝卽位起拜平北將軍肆州刺
史尋除撫軍將軍中侍中以參謀之勳封元城縣開國侯食邑七
百戶仍加金紫光祿大夫幽州大中正尋攝燕安平營中止前廢
帝以爲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中侍中如故永熙中加驃騎將軍
季遇疾詔遣使存問三年九月卒天平初贈使持節都督幽燕安
平四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幽州刺史中侍中將軍侯如故初季以
兄闕
叔良爲襲季爵卒
子世胄襲齊受禪例降
封津字醜漢渤海蓨人也祖羽眞君中爲薄骨律鎭副將以貪汙
賜死父令德娶党寶女寶伏誅令德以連坐伏法津受刑給事宮
掖積官久之除中謁者僕射遷奉車都尉肅宗初冀州大乘賊起
詔津慰勞津世不居秦梓故不爲州鄉所歸靈太后令津侍肅宗
書遷常山太守孝昌初除中侍中加征虜將軍仍除崇訓太僕領
宮室都將冀州大中正超拜金紫光祿大夫二年封東光縣開國
子食邑二百戶鎭南將軍兼中關右慰勞大傳出爲散騎常侍征
東將軍濟州刺史永安初中侍中衛將軍尋轉大長秋左光祿大
夫太昌初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津少長宮闈給事左右善候時
情號爲機悟天平初除開府儀同三司本將軍懷州刺史元象初
復爲中侍中大長秋卿仍開府儀同興和中卒贈都督冀瀛
幽安四州諸軍事本將軍司徒公冀州刺史謚曰孝惠
養兄子長業襲爵齊受神例降
津兄憑字元寄當時逃竄後會赦免太和中奉朝請冀州趙郡王
幹田曹參軍定州彭城王勰水曹參軍給事中越騎校尉以討大

乘功除左中郎將遷諫議將軍中散大夫孝昌中歷恒農武邑二
郡太守尋除征虜將軍光州刺史還為平東將軍光祿大夫轉鎮
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除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初津被敕營出帝
父廣平王陵永熙中以營陵功封津城陽縣開國子邑三百戶津
自有封乃啟轉於憑後除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與和三年夏卒
年六十七憑無他才伎始終資歷皆由於津津卒之後憑亦無贈
子靈素襲齊受禪例降
津從兄荅光祿大夫
子宗顯司徒掾
劉思逸平原人父直武邑太守與元愉反於信都伏誅思逸少克
脩刑初為中小史轉寺人久之除小黃門拜奉朝請坐事免後除
東莞太守思逸雖身在閹寺而性頗豪率輕薄無行好結朋遊又

除左將軍大長秋卿遷中侍中平東將軍武定中與元謹等謀反
伏誅又有張景嵩毛暢者咸以閹寺在肅宗左右而並黠了甚見
知遇俱為小黃門每承間陳元义之惡於肅宗元义之出景嵩暢
頗有力焉靈太后反政未即戮义時內外喧喧云义還入知政事
暢等恐禍及已乃啟肅宗欲詔右衛將軍楊津密往殺义詔書已
成未及出义妻知之告太后云景嵩暢與清河王息邵欲廢太后
太后信之責暢暢出詔書草以呈太后太后讀之知無廢已狀意
為小解然义妻搆之不已遂致疑惑未幾暢為頓丘太守後復
出景嵩為魯郡太守乃密令御史掩暢暢走免靈捕殺之景嵩因
入都太后數其與暢同討之事大致嫌責後為陽城滎陽二郡太
守孝靜時位至中侍中坐事死

史臣曰閹

